

武當劍俠傳



武俠  
小說

# 武當劍俠傳

〔卷十二集〕

第一百七十八回 巧用連環以少擊衆 運籌虛實顧後瞻前

話說劉子實留江氏弟兄住在家中，專等候劉玉璫文彥二人的信息。正在盼望，忽見派到施南去的一個家人，慌慌張張的回來報告，把劉子實嚇了一跳。急問怎麼樣，有甚麼事情。那家人說道：「那野狐狸溫大升，實任是過繼給溫撓作兒子，自幼就不是東西，及至溫撓佔領了施南，無惡不作。在施南城裡，任意狂爲，鬧的施南的人，無不恨入骨髓。溫撓知道，也不管他，就早想管也管不了。溫撓所以想與他娶親，他是總不願意。要到後來，知道這裡的兩位小姐，生的美貌，又有本領，他爭願慕了，遂向溫撓說，託人來提親，無奈這禮不應允。這東西起了野心，頭一次來就吃了個虧，跑回施南去，託人尋找了一份薰香盒子，又將他叔父的寶刀偷了出來，自以爲得了這口寶刀，號天下無敵了，也沒有告訴他叔父。說自己暗帶了幾個人，便跑到建始來，溫撓幾大不見他的面，到是常事，也不問他，惟有不見了那口寶刀，非常着急，追究起來，還是溫大升偷着拿出去的。溫撓立時派人到處尋找溫大升，叫他將那口寶刀趕緊拿回去，找了個翻天覆地，總不見影子。後來拷問他手下的人，有說他到這裡來的。溫撓命人順着水旱兩路來找，並有人說看見他坐着一隻船向北行進，沒有見他回去，說他一定在建始附近。溫撓因爲尋不着他，遂起了疑

心 現在派了許多的偵探 來調查這件事情 又命住建始的頭目 幫着辦理 此時雙龍鎮上 暗住着許多的人 都是爲此事而來的 劉子實聽罷 知道外邊風聲很緊 一定全都疑心他的家裡 江涵道 看來此事決難持久 不久必要暴露 惟盼劉玉璫等速來商定辦法 趕快進行 又等了兩天 還是不見信息 派到施南去的家人 又跑回一個來 報道不好了 溫撓派一杆旗張保 領着五百兵丁 要來搜查 溫大升的踪跡 日內就要出發 江涵聽說道 不好 來不及了 趕緊準備罷 遂問劉子實 兩院的家人 共有多少人 劉子實答道 前後共有四五十人 連附近的甸戶 可招集數十個人 一共不過百十人 江涵兩處的人 都合併一起 到夜裡將文彖的兩位母親 都接過來 命人把緊要的東西 歸併到一個院裡 請後邊的兩位小姐 準備迎敵 外面的圍牆 重加修葺 裡邊開通道路 堆積着砲石灰瓶 弓弩 兵器之類 江涵江濤二人 也選了兩身的短甲 把外邊的甸戶 招集進來 只說是修理房屋 諸事預備了個大概 仍不見文彖等信息 劉子實甚爲着急 又派一次人順路迎頭送信 江涵吩咐去的人 半路上就是遇見來人 也要將這信送到綠葱坡 叫他們準備着 溫撓的暗算 最好暗地裡將隊伍帶回來 免的家中被他們打破 那人領命去了 這裡的事 都歸江涵指揮 到了夜裡 前後都派人守夜 站在牆裡 向外瞭望 江涵把二位小姐 請將出來 會商事情 江涵說道 請二位小姐管理後邊一段 守在花園的牆 全都加修 容易把守 指揮着他們防禦 若到實在不得了的時候 只有合併一起 保

護着家眷 一齊向外闖出 先奔後邊山中 不可失散了 劉老世伯請我二人保護 一切辦法 都預定好了 大家都深佩服江涵調度有方 路事全都胆大心細 這一夜約有三更來天 忽聽得莊外有人聲亂叫 是許多人走路的聲音 守夜瞭望的人 跑來報告 說由雙龍鎮出來許多的人 彷彿像隊伍一樣 也沒有燈籠火把 黑地裡直向這莊子走來 江濤江涵尋時拿了兵器 到外邊觀看 劉子實也跟將出來 江涵即令所有的人 都到牆頭預定的地方 把東西器械 放在手下 一不準私掌燈火 二不準大聲言語 三不準私行投石放箭 四不準自行後退亂走 全都要聽候暗號命令 若有不遵守命令的 立時按法律從事 又派人到後邊與二位小姐送信 江濤在大門左邊的房上 江涵在大門右邊的房上 其餘的人都伏在牆頭之後 搭好的土台之上 專候命令 鴉雀無聲 此時只見由黑影裡 來了約有五六百人都拿着兵器 一直的到了大門口 上前打門問道 開門 門內有預備好的人問道 作甚麼的叩門 外邊答應道 是送信的 裡邊說道 把信由門縫裡遞進來罷 外邊說道 不行 還有話說 裏面見劉老員外 裡邊的人說道 你等一等 現在外邊強盜來利害 我得看一看再開門 外邊聽見這話 把人都分到大門的兩旁 靠着牆掩藏起來 這時候 江涵在房上 接聲說道 送信的人在 那裡 下邊答道 在這裡 江涵問道 你爲何不打燈籠 你點着燈籠 或是點個火把 我看看纔開門呢 外邊應道 燈籠倒有 被風吹滅了 你等着我幌火點上 江涵看那些人 全在墻下 正好得手 趁着他一幌火之間 便說道

送信的作甚麼來。這麼許多的人哪。我看你等不像正景人。你們一定是強盜冒充的。遂大喊  
道：不好了。有了強盜了。牆下的人聽見。都仰臉向上觀看。不防牆上伏的人。聽見一喊。  
一齊起來。只聽得妻赤克察。劈劈拍拍的一陣亂響。由牆頭上石頭砲子。石灰瓶子。一齊  
向下亂打。打的都些個人。傷了差不多有一半。也有被石頭打壞的。也有被石灰迷了眼的。  
弄的亂七八糟。躺下了許多。其餘的忽啦一聲。向外亂跑。等他們跑出去。這裡的人  
又全伏下去了。外邊的人喊道：你們爲甚麼動手哇。我們是施南溫總首領派了來的。有要  
事與你們員外商量。江涵答道：噯呀。這不弄錯了嗎。你們爲何不早點說明白了呢。我  
以爲又是山上下來的那一羣強盜。前來假冒詐門的。這實在對不起。弄這麼大的誤會。等  
着我與你們開門。那羣賊人聽了。心中歡喜。直埋怨張保全是他的主意。要半夜裡來偷着  
詐開大門。若是說明了來。也不至於詐許多的人了。正在瞞怨。牆上又說道：你們說是施  
南溫總首領派了來的。有甚麼憑據呀。若是把大門開了。你們又變成那羣強盜。可又怎麼  
辦呢。你們把憑據給我們看一看。好與你們開放大門。外邊那羣人答道：現在有張頭領作  
証。裡邊說道：漆黑的天誰看的清。是張頭領還是那強盜頭來假冒呢。外邊的人說道：等  
我們把燈籠火把點起來。你們一看。就知道了。裡邊答應道：很好。你們快點看罷。於是  
外邊將帶來燈籠。火把一齊點着。照着張保的面孔。給裡邊看道：這不是張頭領嗎。你們  
快把大門開放。裡邊答應道：好了。你們來罷。我與你們開門。大眾聽說。一齊向着大門口

前邊湊將上來 相離切近 瞪着還看着開門呢 只聽得一聲呼哨 牆上的伏人又起來 這一次是一片弓弦聲響箭齊發 江涵順手一袖箭 向張保射來 幸虧張保夜有戒心 這一袖箭他急往躲避 只將左耳之下 穿破一溜肉皮 那羣兵丁 被射的是在地上亂滾 只可惜牆頭上的人數太少 若是人數多一點 這兩次差不多就可以弄完了 就是這樣子 也傷了賊人一大半 張保先向回跑 其餘的人 也是沒有命的向回奔去 江涵看了看 人數太少 不敢開門追出去 若是能追出去 也可以殺他個片甲不回 張保看着 連上了兩次惡當 人數傷去了一多半 不由的心中大怒 即合上前攻打 剩下的人 吶喊一聲 向前湧來 牆上的人 一點也不動 等他們快走到大門下邊 只聽得一聲喊叫動手 便由兩邊牆上一陣砲子 灰瓶打將下來 打的他們向後退去 到石子够不着的地方 便喊一聲停止 立時就都伏下去了 又聽得一聲呼哨 便弓弩齊發 及至連吹兩聲呼哨 又都停止了 如此好幾回 裡邊的人 總是不動聲色 不到跟前 決不動手 比那教練好了的 還齊整利害 張保連攻數次總不得手 直氣的他暴跳如雷 鬧了大半夜 傷了許多的人 只剩二百來名 看着天氣快亮了 只得把受傷的人搶出去 扶的扶抬的抬 回歸雙龍鎮裡邊去了 江涵看他們全退了 下令叫大衆下來休息 大家高興的不得了 一個人也沒有受傷 說說笑笑 回想昨夜的情形 不由好笑起來 江涵命人仍然換班瞭望 其餘的睡覺 以備夜裡他們再來攻打 睡覺的人全不准脫衣服 若有事一喊就須起來 劉子實命人擺酒宴 饗江

氏昆仲 大家全賞了酒肉 江涵忽然想起一件事來 他寫了一封報告 報給岳元帥 說此處甚爲得手 請快派人與劉玉璣文彖二人連絡 急速進兵攻打施南 另外又與許雲城寫了一封信 把此處的詳情全都細寫明白 請他帶官兵前來最好 將兩封信寫好 交給劉子實觀看 看完了即刻派了一個精明的家人 送往野三關官兵營中投遞 書信之上 江氏昆仲畫了臨行時規定的暗號 立時派那人動身去了 這裡他們吃酒之後 各自稍微休息 又接到外邊人的報告說 張保因爲傷的人太多了 他向建始的首領借兵 借到了幾百人 由建始縣的首領自己率領着 打算繞到後邊 用前後夾擊的法子 來打劉家 這所宅子 文家那處宅子 他們知道裡邊沒有人了 因爲還不暇打進去搶掠 恐怕一進去又被這邊出來人給堵到房裡不好出來 不知等打破劉家之後 一齊再來慢慢的收拾 江涵接到這種報告 知道今夜後邊一定吃緊 他叫江濤率領着人 在前邊也虛張聲勢的對付 前邊的賊人各自己同着劉子實 由前邊抽出二三十人 來到後邊去援助兩位小姐 等到二更以後 果然又由雙龍鎮裡出來許多的燈籠火把 直向前門撲來 相離很遠 都站住吶喊 不向前走 江濤這裡 仍是不動聲色 離着近了 便用箭射 不言前門上相對支持 再說後邊花園裡 江涵把人分佈好了 自己越牆而出 偵查賊人 由何處來攻 他看見賊人約有四五百名 由西方順着山麓走將過來 這羣人也是不點燈火偷偷的前進 到了山根 預備一齊要向後牆撲來 江涵看他們來的方向正好 不由的心中暗喜 先跳進牆來 等他們跑到後園牆

下 只聽得撲通一聲 全都掉在深溝之中 裡邊還有半人多探的髒水 原來江涵早晨就預備好了 把洩水的溝 靠牆圍堵外邊挖深了 約有一丈多 上面用蘆席或用細竿子架上 又鋪上一層長草 外皮上鋪好了一層土 黑夜之間 這裡看的出來 大家向前猛一跑 想跑上牆頭 不留神脚下發軟 一齊登空了 跌到那裡去 此時牆上一聲喊嚷 石頭石灰向溝裡打下 打的他們想爬又爬不上來 只有順着溝在髒水之中 橫着亂跑 牆上的人 跟着來河直而下打 鬧的亂作一團 那建始縣的首領 幸在後邊督隊 他身後跟着幾個人 沒有掉下去 他站在溝邊上 大呼小叫的叫人 把溝裡頭的人 拉上來 剩下這幾個人 又沒有繩子 只能用長槍桿子 伸下去向上拉 下邊的人 站在髒水裡邊 氣味又臭 頭上還只用東西向下打 大家急的走頭無路 一見順下槍桿子來 大家爭着向上亂搶 在上邊的人 如何拉的動兩三個人呢 幾乎把岸上的人 也拉下去 反倒把長槍放了手 下邊的人 仍舊擲入臭水之中 被打躺下的人 不是被臭水薰死 就是被自己人踐踏而死 那首領站在溝邊 忘其所以 呼兒喊叫由直罵 江涵看准了他 拿一塊石頭 照着他亂打去 那首領看見石頭飛來 向旁邊一閃 那知道江涵緊跟着順下就是一袖箭 閃不及 撲赤 聲 正打在咽喉之上 連喊也沒有喊出來 翻身躺岸上 溝裡邊的人真急了 跑到溝的一頭去 也不管上邊的石頭 向下打了 有推的有拉的爬上來許多 溝裡邊受傷不能走的 只好由他 連死的帶半死不活的 扔下一大堆 上來之後 一個一個混身臭



泥 全成了渾蛋樣子 及至聽見說首領中了箭 大家跑過去一看 早已伸腿大吉 他們肯塊到一 忘了形的亂嘈嚷 要給首領報仇 江涵看他們的樣子 已竟弄的不像人了 不擠再為己甚 不意他們還要與首領報仇 江涵趁着他們正在擁擠或一 的時候 支的一聲 吹了一個呼哨 牆頭上又是一陣弓弩 射倒了一片 這羣賊人 方纔吶喊一聲 沒命的飛逃 莫說是給首領報仇 連首領也死屍 也扔下不管了 江涵看他們由原路向西都秀淨了 與劉玉芙文玉容兩位小姐同議 打身他二人分帶二十餘人 繞這宅子的右邊到前門的右牆角等候 江涵自己帶三十人 繞宅子左邊到前門左牆角兩方等齊 以呼哨為號 挾擊前門的賊人 只用弓弩發射 不要向前接戰 叫劉子實由院裡過去 與江濤送信命 他暗將大門放開 也是稍向前走出箭亂射賊人 這時賊張保 在前專等候後邊的消息 等了半天 仍不見動靜 心想不如向前曾攻打一次 看看可以牽制前門 使後邊得手 遂命衆人向前撲去 那賊人們屢次吃虧 知道敵人全在牆頭上居高臨下 自己是淨挨打摸不着打人 你要用箭弩 人家全伏在牆後邊 是射不着的 你要一前進 便倏的一聲 人家弩箭射了來 傷自己許多的人 這一次 張保又命前進 大家有點心寒 然又不能不向前走 大家吶喊一聲 助着胆子對牆頭上亂射 方走到合宜的地方 只聽得兩旁的呼哨聲起 大家一愕 暗道不好 兩旁又來了敵人了 兩邊弩箭 倏倏直射 正要分開向左右迎敵 不意正中的大門 忽啦一聲開放 由裡邊飛一片箭雨來 如此三面受敵 賊人已竟滾亂到一

沒有支持多大的時候，便喊叫一聲，一齊拔腿飛跑，也不聽張保的命令了。張保在黑夜之間，看不出有多少敵人，也是站不住脚，跟着向後跑去。這邊三方面的人，吶喊助威，跟着屁股用箭直送，賊人早就喪胆亡魂的，一氣跑回雙龍鎮去。江涵這裡方連打兩聲呼哨，把人收回來一看，大門之前，死傷遍地，進了大門，仍然佈置好了，大家休息。如此兩夜的功夫，賊兵全吃了大虧，上下人等無不佩服江氏弟兄的調度，不言這裡大家說說笑笑，笑的開心，再說張保敗回雙龍鎮，方知道建始縣的首領陣亡，後邊失敗還利害，許多的人全死傷在臭溝裡邊，張保氣的咬牙切齒，好容易被他想出一個妙法子來，叫賊人們不必再帶弓箭對射，一律的都改用藤牌，遮住頭頂，猛向上攻，白天就去攻打，也不再等黑夜，倒底看他房子裡邊有多少人，到了次日，全準備妥當，查點人數，連建始的賊人尚有五百來人，吃過早飯，即行出去，江涵江濤看見賊人白天來攻，又全帶着擋牌，不由的心中嚇了一跳，只得將後邊的人，也合併到前邊來，打算拚命的與他抵抗一場。這一次賊人有所遮蔽，奮力的向前攻打，眼看着這房子要保守不住，江涵只得預備保護女眷，向着山裡退去，正是

接戰全憑機快慢 用兵盡在察虛實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武當劍俠傳 【卷十二】

武傳 當劍俠 【卷十二】

一〇

第一百七十九回 智江涵力保雙龍鎮 勇文多襲取建始城

話說一桿旗張保連着兩夜吃了兩次大虧，把建始縣的首領也給送掉了。他自己想，有何面目回去見總頭領，帶出幾百人來，只剩下了少半。至今還沒有把一座民房攻開，這真有點說不下去。他一想，倒急出一個好法子來。他想黑夜總是不明虛實，倒不如白晝去攻打一回。到底看他那裡有邊有多少人，而且每人都帶着籐牌，硬向上攻，再看他們怎樣的應付。到次日吃過了早飯，傳令一齊出隊，將建始縣的人馬合並在一處，共總尚有五百來人。張保帶着向劉家攻打上來。這一回與前兩次不同，都有籐牌遮護頭頂，非常的奮勇前進。江涵一看，這種情形倒有點棘手，裡邊共總不過百十人，已竟殺了賊人四五百之多。連戰兩夜，業已疲勞。這一回恐怕有點難已保守，命人將後邊的人盡數關到前邊來，打算與他拚命的殺一場。一面預備保護女眷，向山裡逃走。請兩位小姐在前保護着家眷，兀走。他弟兄二人斷後。這時賊人奮力的向前攻打，全都頭頂着籐牌，遮住了砲石。灰瓶直向前進。江涵看見，遂又想出一個方法來，命江濤常一半人下去，將門開放，用弓弩照定賊人下半身猛射。上邊的一半人，仍回頭亂碰，使他上下不能兼顧，能僥天之倖。將就賊人攻進，以後好辦了。若是打他不退，敵人攻將上來，那就非向山裡頭逃走不可了。江濤帶着人下去，到大門之內，安設了幾排人，將臨街的後窗戶，全行站住，命衆人聽上。

號令一齊將門窗開放，對准賊人籐牌遮不到的地方發射，逐一聲呼哨，上下一齊動手，賊人不會留神，下邊又射出箭來，居然被射倒了一片，賊人吶喊一聲，向後倒退出去，老遠張保在後督隊，手挺着一口大刀，大聲叫道：「誰要再向後退，便先將他斬首，並喊叫道：『裡邊並沒有多少人，你們快攻哪！』」攻進去，裡邊的東西，任憑你們拿，張保一下這個土匪命令，那賊人們，雖然勇氣一振，又返攻回來，一步比一步的進，雖然上下拚着命的抵抗，無奈人數太少，賊人這一次是玩強，退，眼看着已攻到大門之前，若是一湧前進來，上邊的石頭，打不着他們的頭頂，那就更加不好辦了。江涵見此情形，知道大事已壞，便回頭對兩位小姐悽然說道：「這家室恐怕不能保了。」兩位小姐趕緊設法，保護幾位老人家，由後邊出去，在山中選定一個地勢，先佔領妥當，就讓賊人攻進來，愚兄弟拚命再抵當他一陣，如此一說，劉子實與劉玉芙姊妹兩個不由的心中感激，此時賊人已上了台階，江濤亦領着幾十個人，一身當先，在那裡血戰。江涵道：「請二位小姐同劉老伯先到後邊去罷，不要再等了。」我也要下去，幫着我哥哥殺他一陣，說着，將兩條鑢鐵鈎鏢柄，分在兩手，方要招呼衆人下去迎敵，文玉蓉很快，用手向遠處指着，大呼道：「你看是什麼人來了？」可是我哥哥他們的救兵到了嗎？大家聽見說，都定眼向遠處一看，只見塵頭起處，跑來約有一二十四匹馬，如飛的一般，向着這宅奔來，離着遠看不清面貌，就見馬上的人全是黃色的。

武當劍俠傳

【卷十二】

一二

衣甲 爲首一人 手中提着一條兵器 彷彿像是錯鐵搗的樣子 文玉蓉又喊道 不錯 是他們回來了 大家聽見 仔細觀看 又跑進了一段 在前邊跑的果然是文彖 大家中心這一喜歡 都大叫起來 隨時精神也都大振 江涵道 他們到了 我也須帶着人下去 就勢接應他們一陣 說着 劉玉芙文玉蓉也各持兵器 跟將下來 劉子實樂的忘其所以 空着兩只手 跟在後邊一齊跑下了土台 江涵掄開一對錯鐵鈎鏢拐 一面向前 一面向後 我們緣葱坡的救兵已竟到了 大家奮力殺賊呀 喊着 跳到大門之前 他運動雙拐 連刺代打 將賊人打死了三四個 江濤也聽說救兵到了 將手中的龍鱗素質寶刀使開了 聽得妻亦克察一陣橫掃 也不管是兵器 也不管是敵人的腦袋 削斷了許多 賊人見二人如此奮勇 不由的漸向後退 院裡的衆家丁甸戶 也不管人數多少 吶喊一聲 殺將出來 此時遠處來的那羣人馬 業已趕到跟前 爲首的那員將官 在馬上大呼道 賊人休要逞強 俺文彖來也 衆賊人聽見 回頭一看 來的那將頭戴虎頭盔 包耳護項金抹額 二龍鬥寶頂梁門 洒着一把紅纓 身穿虎皮金錢甲 腰束獅蠻帶 足登虎頭戰靴 坐下一匹花斑豹 手提一條錯鐵拐 面似姜黃 濃眉虎目 骨瘦如柴 威風凜凜他的馬後 還帶着約有二十來匹馬 馬上的人 一色是老虎皮的盔鏡 手中執着長槍 一直的向賊人背後撲來 張保回頭一看 認的是鎮八方賽存孝的文彖在賊營之中 焉能不知道他的利害 張保早嚇的魂不附體 撥馬想要逃走 文彖馬快 早起將上來攔住去路 大罵道 賊匪欺人 向那裡

走 張保想逃逃不出去 也只得罵道 文彖 你家中私自害人性命 是何道理 說着 他冷不妨一刀向文彖頭上斫來 文彖橫擲用力向上一搪 只聽當啷一聲響 張保的那口大刀鏗的一聲飛上半天雲裡去了 他撥馬想走 文彖就回手一撈 撲查的一聲 連人帶馬都碰死在地下 馬腰已被斷 張保變成一塊血餅 賊人一見主將已死 叫了一聲 四散奔逃 文彖回頭看見門前有兩個少年 一個用刀一個用鈎鎌切 拚命的趕殺賊人 看看有點面熟 心想必是信中所說那兩位姓江的 催馬向前問道 你兩位可是姓江隨 江涵方要答言 前邊劉子實喊道 那是自己 人不要動手 文彖聽見他舅父喊嚷 方催馬到門口 跳下馬來 上前見過舅父 只見兩個妹子 也提着兵刃出來 知道家中當賊人很吃一點心苦 回頭再看江氏昆仲 領着人已將賊人殺散 直追到雙龍鎮北端仍不站脚 率衆一直的趕入街中去了 劉子實便將江氏昆仲如何箭射野狐狸温大升 那温賊用薰香盒子前來尋花 被江氏昆仲用暗器打傷他之後 便將他活擒住 温大升仍然破口大罵 衆妹妹聽着 實在忍不住了 方將他一劍刺死 温撓那賊 因爲丟了寶刀 方文拚命的擋找 他的兒子温大升 不知何人走漏消息 派一桿旗張保率領賊人 前去抄查 幸虧江氏昆仲如何佈置 如何兩夜連勝賊人 今日張保白晝來攻 家中的人數太少 實在抵尋人了 正在危急 可巧你回來 趕來的正好 再晚半天就不堪設想了 這一次 幸虧江氏弟兄拚命的保護 所以家中一點也沒有損失 那水上白鷗江涵 足智多謀 連着兩夜殺死

的賊不在少處 又將他如何佈置 如何戰鬥 詳細說了一遍 文彥道 我們接到家信 就連夜的向回趕來 知道溫撓那賊 決不肯善罷甘休 我表兄已與官兵營中的許雲城 接洽好了 隨後就帶着全隊人馬走東北上的小道 先到建始 大約再有兩三日也就趕到家中來了 正說着話 只見江氏昆仲率領大衆回來 還活捉了二三十個賊人 文彥趕將過去 拱手稱謝 江濤江涵二人 也自謙了幾句 江涵即令將後邊看押着的賊匪 及那賊船上的水手 一齊放出來 命自己的人 看管着他們 這羣俘虜 令他們抬埋賊人的死屍 連後牆外溝裡邊的屍始 一齊抬出掩埋 到遠處去 然後罰他們修理大門 及後園一帶的工程 吩咐完畢 大家向裡相讓 劉子實問道你二位追趕賊人 何必追出那麼遠去呢 江涵答道賊人的首領已死恐怕他們這羣敗賊跑到街裡邊 對於商家亂行搶掠 所以把他們驅出街外去 使他不敢再行回來 劉子實聽了 不由的點頭讚嘆他二人心思細緻 遂令人預備酒筵 與江氏弟兄賀功又殺了幾頭牛羊 犒賞打仗的人丁 這一次 打仗不過有幾個受傷的 一個也沒有死 前兩夜連一個受傷的也沒有 這幾個人也還是今日在大門前抵擋時受的傷 大家前後全都歡呼暢飲起來 江涵飲酒之間 便細問與官兵營中連絡的情形 文彥道 自從接到家信 我與表兄劉玉璫商議 實在無法到官兵營裡去連絡 又不認識人 冒然面縛請降 也覺着很難以爲情的 正在無法 不意那許雲城祇帶了兩個當差的 便到我們營前 面見我二人 此人真是一個英雄 瀟灑自在的 便走進我們營裡 見面談起來 據他說那

賊要也是接你二位書信 說是令他與我兩個人接洽 趕緊率兵攻打施南 好牽制住 溫燒的兵馬 以救文劉兩家 全家人的性命 情形很急越快越好 所以許雲城面稟岳元帥 他銳身獨自前來接洽 此人的胆量 我與表兄都非常佩服 又一番談 便覺着異常的投機 莫逆 我三人遂定了勿頸之交 就叫我先回來 也是雲城的主張 恐怕家中遭難 故叫我連夜的向回奔走 幸虧雲城催促 不然還誤了大事呢 江涵便將許雲城的爲人 細說了一遍 這樣人真是不可多得 不但本領已達上乘 而且足智多謀 對朋友又非常的熱衷 他與東方猛自見你二位之後 常讚嘆是英雄 決非賊人一流 時常的念誦 是我們弟兄二人出來的時候 他還叫我二人 尋訪你兩位的下落呢 文多聽了 心中十分感激 江涵又問道 劉兄何時回來呢 文多道 他隨後帶着兵就趕回來 已與雲城訂好 雲城率領官兵攻打施南 叫我們先佔領建始 以威脅賊人的側背 就不難一鼓蕩平了 江涵道 現在建始驟的首領與張保 全都陣亡在此處城中空虛無人管理 依我看 請文兄急速將建始佔領 一者免的等溫賊派了人來佔住城池 若再去攻打 豈不又多費一番手續 二者我們佔領建始後 使賊人注意城中 免的再向家中來攪鬧了 文多聽了 點頭應道 不錯 那麼我們急不如快吃過了飯 就去佔取城池 還要求兩位江兄幫助 江濤江涵同聲答應道 莫說我們又是親戚 又是世交 就是新見面的朋友 愚兄弟也要出全力的幫助 文多聽他說又是親戚 又是交的話 不大明白 又不好詢問 只用眼看他的舅父 劉子實便將他二人是



沙市的老友道明道順的少爺 他的老太太娘家姓周 算起來還是老姨表親的話 細說了一遍 文彥方纔明白 劉子實說到此處 忽然想起一件事來 站起身說道 你們兄弟二人多吃兩杯 我到後邊有點事情 江氏昆仲站起來說道 老伯請便 劉子實跑到後邊看見他們女眷們也在歡喜吃酒 劉子實跑進來 向着劉氏與賽昭君說道 兩位妹妹 全在這裡 我有句話 想商議商議 說着 用眼只看兩位小姐 玉蓉聰明 站起身來 向裡邊屋內走去 劉子實接着就說江氏昆仲 如何英雄 水旱兩路的本事都很好 而且文學也說的去 可謂文武雙全 相貌生的都很俊秀 並且這一次我們的家裡 幸有他二人拚命的保護 又是老親舊友 再合式莫有了 說到這裡 玉芙也走進屋去 聽玉蓉唧唧農農的說 玉芙還坐在那裡聽 不有點進來 二人吃吃的直笑 劉子實聽見 知道兩位姑娘全都願意了 用手向屋裡指了一指 大家全都會意 遂將有意將兩位姑娘許配他二人的話說了一遍 大家全都同意 賽昭君道 只要大哥哥看着合式 就可作主 妹子等女流之輩 外邊的事一點也不知道 大哥看着辦就是了 原來文煥章死後 劉氏將家務全交給賽昭君管理 二人相依爲命 相處的非常合式 大家全以姊妹稱呼 劉子實又說了一回閒話 遂走出來 此時他三人正在商議襲取建始的辦法 大致已商議妥當 劉子實把文彥方叫到一旁 低聲把方纔的話 說了一遍 文彥含笑點頭 二返入座 劉子實便將想把自己的女兒賽木蘭劉玉芙許配給江濤 將外甥女雌雄劍文玉蓉許配給江涵的話 對二人直然題將出來 江涵答道 既蒙

老世伯如此錯愛，小姪們感激無地，理應即時遵命，無奈家伯母遠在異地，而且任干戈恫惚之時，恐怕有他人訕笑，端心注意家室，稍俟平定，再爲託媒造府拜求。文彥在旁笑道：我輩以磊落自居，何必效那兒女子的態度？就此一言定。侯稟明江老伯母，再爲迎娶使了。江濤、江涵弟兄二人，暗地裡商議了一回，遂即應允。當席前拜過了岳父，又到裡邊各拜過岳母，大家全歡喜無限。江濤由身上解下一隻通紅的龍鳳漢玉璧，一塊江涵由勃子上解下一顆滴溜圓的月珠，約有小龍眼大小，交給文彥作爲定禮。文彥笑嘻嘻的捧着兩樣東西到裡邊去，見了兩位妹子，謔笑了一回。那兩位小姐也不作那小家子氣，故意的扭扭捏捏，含羞帶愧的樣兒，全都是落落大方，毫不避諱。文彥說笑一回，看天色將黑，走出來，便與江氏弟兄點齊了一百名的精壯，直向建始縣而來。到了城下，城門已閉，文彥方要命人上拋叫門。江涵急忙止住道：且慢，他與江濤二人跳下馬來，由百寶囊中掏出爬城百練鎖，前上去搭在城頭，一盞的爬牆上去。二人悄悄的走下馬道，看了看城裡，並沒有甚麼動靜。江涵堵住城門口，叫江濤用寶刀將城門上的鐵鎖削斷，開放城門，把文彥等衆人一齊接都進來。大家一湧奔到縣衙，文彥命將衙樓中辦公之人，全都看起來，派人將本城的紳士許出來，商議本城的事體，連夜的辦出告示安民。請一位老紳士暫攝縣篆，一夜之間，全請平定。文彥即行辦理招兵守城的事務，江氏弟兄寫了詳細的書信，派人分送給劉玉璫與蔣雲城。二人請他們趕緊率兵前來應，不言這裡他們三人極力的整備，早有細作飛報施

南 那神聖教總首領溫撓 已竟接到敗兵的報告 說是文彖等業已背馳 張保與建始縣的首領 全都陣亡建始縣城無人管理 忽又接到細作的報告 說是文彖已竟投降官軍 乘夜間佔領了建始縣城 現時正在出示安民 招兵防守呢 溫撓得報 大罵文彖小子 我對他弟兄特別另眼看待 不意他先行背馳 這建始城池雖小 讓他們佔領了去 確是心腹之患 若不剷除 恐怕官兵來了 前後受敵 如何了得 遂點起五千人馬 正打算自己親征 又接到前方報告 說是官兵派東方猛許雲城為先鋒 率領五千人馬 前來攻打施南 溫撓叱報 建始是不能自己去了 祇得另行派人前去 但是自己手下的大頭目 屢次敗死損傷殆盡 殲別的人去 他又不放心 挑選了半响 派他自己的兄弟溫倪 率領三千人馬前去打建始 這溫倪在他弟兄之中 算是很了得的 生的赤髮紅鬚 金睛白面 身高六尺 膀窄腰圓 手使一條長桿狼牙棒 也有好幾十斤重 論武藝在他兄弟之中 算是數一數二的人物 溫倪接了將令 率領三千人馬 飛奔建始去了 再說官兵營中屯駐野三關一帶屢次收到江氏弟兄的報告 及書信 許雲城單騎闖到綠葱坡 收服了劉玉瑞文彖二人 他就催文劉二人趕回去 奪取建始 文彖先率領二三十騎先回雙龍鎮 劉玉瑞也點齊人馬 預備回去 臨行之時 許雲城向他要了二十名嚮導 帶着轉回大營 去見元帥岳青峰 并師父穎兒 報告收服文劉二人的情形 岳青峯聽了大喜 很恭維了許雲城幾句 許雲城就勢要告奮勇 前去攻打施南 正是

憑將片言收猛將 算來妙計勝雄兵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四回 取施南雲城劃妙策 中埋伏溫撓自刎頭

話說許雲城要告奮勇 去打施南 以便接應文劉及江氏昆仲四人 次日岳元帥升帳 便派許雲城東方猛二人爲先鋒 率領五千人馬 攻取施南 又派于雲峯燕飛周雲鳳三人 率領二千人馬 隨後接應 命呂方率領水師戰船由水路直赴建始 接應江濤江涵二人 各路人馬準備齊整 陸續出發 許雲城東方猛二人 率領五千人馬皆是短甲輕裝 山路雖然十分難走 幸有劉玉瑞留下的二十名嚮導 全皆路經熟習 一路的爬山越嶺 直向施南進發 離着施南不遠 忽接探馬報道 賊匪總首領 溫撓親自領率一萬人馬前來迎敵 許雲發了東方猛即令安營下寨 暫且爲息休 次日一早 即點起三千人馬 前去挑戰 溫撓也出對五成隊伍 率領大小頭目 數十員戰將 排列陣前 東方猛催馬挺戟出陣戰 溫撓轉頭城兩旁的大小頭目說道 此人便是官軍中有名的勇將東方猛何人擒他 一言未了 旁邊怒惱一將 怪聲叫道 賢弟 休長他人的威風 特愚兄出馬擒他便了 大衆一看 原來是溫撓的哥哥 他與溫撓是一族同苗子 就算是本家的弟兄 他名字叫作溫貅 在山中打獵爲生 很有一點膂力 今日他聽見溫撓誇讚東方猛 是有名的勇將 心中不服 請者出兵他不會跟去 官兵營中的諸將 他皆沒有會過 所以今日聽先行出馬應戰 溫撓又說道 此

人不可輕敵 兄長要多小心 溫貅聽了 更加有氣 答應一聲 便催馬出陣 東方猛對陣出來一將 生的好不兇惡 只見他面如生蟹蓋 兩道黃紅色的 痘眉 一雙圓眼 黃色的眼珠子 大蒜頭的鼻子 下趁着兩嘴垂下的一張大嘴 嘴唇上並無胡鬚 下頷的底下 留着一綵黃焦焦帶紅的山羊毛 約有四十以外的年紀 頭戴一頂象鼻盔 身穿大葉靛銅甲 腰繫獅蠻帶 足登生牛皮的戰靴 坐下一匹青宗馬 手提一桿兩股純鋼的獵虎叉 跑到陣前 大喝道 對面可是東方猛嗎 東方猛答道 然也 你叫甚麼名字 溫貅答道 俺乃東路總先鋒麾下 大首領溫貅是也 東方猛道 你既知俺利害 何不早下馬投降 溫貅大怒道 東方猛你休要逞強 今日我特來擒你 說着 催馬舉叉便刺 東方猛揮戟相迎 來往走了十幾個照面 東方猛看他果然還有幾合的勇戰 便將方弢天畫戟一攪 殺的溫貅有點敵抵不住 但是越恐怕丟了面子 咬牙的應戰 東方猛知他手法已亂 將戟對他面門一晃 他將叉向上一托 用叉的兩股挾住了畫戟 他心中大喜 將手腕子一轉咬住了戟桿 向回便奪 東方猛顧勢隨着他一轉 向後一抽 溫貅便拚命向回一拉 東方猛乘機將雙手一抖一擰 猛然向前一刺 只聽撲赤一聲 畫戟的尖子刺入他的右肋 溫貅一聲怪叫未了 東方猛左手挺力 右手後把向下一按 倏的一下子 將溫貅由馬上挑起 暫丈來高 立時摔死在地下 賊陣中一見溫貅陣亡 飛馬跑出一員小將來 替溫一貅報仇 只見他面如冬瓜皮 也是紅眉紅髮 圓眼睛 短鼻子 大嘴岔 二

張臉子 好不怕人 立着很短 橫着很寬 上無天靈蓋 下無下巴龍 兩耳上掛着一對大金環子 如同大王廟的小鬼一個樣子 看年紀不過二十多歲 頭戴束髮金冠 雙插雉尾 身穿鎖子連環甲 足登牛皮戰靴 坐下一匹海驢馬 手中使一對虎尾鋼鞭 一馬跑到陣前大罵 東方猛鼠輩 我與你不共戴天之仇 誓不兩立 東方猛問道 你叫甚麼名字 來將答道 俺乃溫貅之子 溫大有是也 特來與我父報仇 東方猛笑道 你父已竟陣亡 俺不忍再將你殺死 你不如及早逃命 回去叫溫撓出來 俺與他各分勝敗 溫大有聽說不住口的罵 將東方猛罵的火起 喝道 你這小子無知 豈來討死 休要怨俺 說道 挺戟催馬直奔溫大有 溫大有舉鞭相迎 二人一戰 數合 溫大有那裨是東方猛的對手 雙鞭架那枝方天畫戟 很覺吃力 東方猛一戟 向他咽喉刺 幸溫大有用左手的鞭一架 腦袋向右一偏 躲過畫戟 方要還手 不意東方猛向回一抽 用戟上的梅花枝子 掛住了溫大有左耳的金環 向後一扯 把耳朵扯破 鮮血直流 溫大有怪叫一聲 不意東方猛又是一戟刺來 溫大有低擋不住 把馬向右一跳 東方猛橫着將戟一攔 隨勢一攪 溫大有坐不穩鞍轡 仰面朝天 摔下馬來 東方猛回手一戟 溫大有刺死在沙場 東方猛連殺二將 兩軍陣上一齊大呼一聲 溫撓見他父子兩個全都陣亡 不由的心中一慘 又知道東方猛利害 無人能敵 看官兵不過三千來人 他也不再派戰將出馬 大喝一聲 揮動全軍 一直殺將過來 許雲城喝令鳴金 東方猛斷後 無人敢向前進 官兵從從容容的向後退去 退到營寨之前 東方猛立馬橫戟官

兵轉身一陣強弓硬弩，射的賊人紛紛倒退，不敢前進。一步溫撓看見，由營寨之中又出來許多的官兵，後方塵頭大起，來了許多的官兵。溫撓不敢再戰，也急急收兵回去。這一陣撓雖不算敗，連傷兩員戰將，心中好不難過。他想明日出全隊，不與官兵鬥將，仗着兵多一直的向前衝去。再說許雲城等收兵回營，王雲峰、周雲鳳、燕雲飛等率領二千人馬，業已一齊趕到。他們將夜防佈置妥當，五人在一齊商議。許雲城道：我看溫撓不敢再派戰將出馬，一定要奇仗入多，用全軍直行進攻。他若真用這個法子，我們可以如此如此一戰成功也。大家商議妥當，雲城先寫了一封書信，連夜派人由間道送至健始，交給文劉二江等四人。一面夜間即將輜重暗暗的向後搬運。到次日一早，東方猛許雲城二人，只率領兩千人馬出陣迎敵。果然見溫撓出全隊的人馬，走到戰場，兩軍相遇尚未紮住陣腳。溫撓便將令旗一揮，全軍吶喊一聲撲將上來。官兵言邊的人數相差數倍，連抵擋也沒有抵擋許雲城率領着人馬，漸向後退。東方猛斷後，漸漸的退到營寨之前，仍然不能站腳。官兵只好棄營逃走。溫撓佔領了官兵的營寨，得了許多的破爛物品，仍然不肯干休。又追出二三十里路去。方纔收兵，東方猛許雲城二人見賊人不追，方又觀察附近的地勢，從新設立營寨。到了晚間，大寨又會商了一回。次日天明，溫撓也不等官兵出隊，領着大部的人馬，直向東寨撲來。官兵見救匪等，也不按次序，舖天蓋地的湧將上來。遂吶喊一聲，棄營逃走。將東方猛與許雲城也禁止不住，紛紛的向後亂竄。東方猛仍然斷後，他雖然猛勇非凡，用戟

將賊等挑了幾個人，究竟抵擋不住，也只得囑衆敗將下去。溫撓見這種情形，甚爲得意，心中大喜，又佔了官兵的一處營盤，搶擄了許多器械馬匹。他以為用這門兵不鬥將的方法甚好，可以用衆壓少，如此一連好幾天，連奪了官兵數座營寨，追出約有二三百里。眼看官兵一天比一天減少，看看的快到野三關了，也不見官軍的救兵。溫撓得意忘形的說道：趁此時機，先恢復野三關，然後再整頓人馬，進取宜昌，可見這官兵原本就是紙老虎。口要一紮穿了，也是不可收拾。溫撓正在得意的時候，有人說道：看官兵這樣的退法，莫非其中有詐。溫撓聽罷，大爲不悅，說道：有甚麼詐？他們連東西全都了不要，只顧性命奔逃，還有甚麼詐呢？莫非你得着甚麼憑據不成？那說話的人，碰了這個釘子，嚇的啞口無言，再也不敢多說話了。遂默默的將將下去。這一天，又追逐官兵小一座山環裡環外，全無是高山，中間地方不大，官兵紮着一座營寨，向前後去全是崎嶇的小路，官兵退到一座小山口裡，忽然抵擋起來，再也不退。教匪向前攻打，官兵佔據地勢，只用弓箭射將回來。兩三次傷了賊人不少，溫撓看着天色已晚，地形很不好攻，只得暫時收兵，回到山環之中，佔據了官兵的營寨。溫撓連打勝仗，甚爲高興，命大擺酒筵，同一羣大頭目飲酒取樂，直飲至二更以後，都肅董的有點酒意，來將酒筵撤去，方要安歇，忽然有人進來報告說：時纔看見來路的那邊山下，離此不遠，忽然有火光一閃轉瞬就不見了。溫撓聽說，心中也有點發疑，遂同着各大頭日出營來觀看。溫撓等走出營門，那報告的人，用手指道：就在那



邊 離此此不遠 溫撓等各人身邊 都帶着兵器 刀劍抽將出來 向前走了幾步去查看情形 此時各營燈火已稀 差不多全都安寢睡覺 溫撓猛然聽營寨中的地下 一種沙沙作響的 聲音 便問大衆道 你們聽這是甚麼響 莫非地下甚麼毛病嗎 不如趕緊把他們叫起來 說着轉身向營中走來 將要走來 將要走到營門 只覺着眼前通天撒地的一亮 如同打了一個立閃 溫撓轉身向外便跑 口中喊了聲不 那個好字尚未出口 只聽得咕隆冬一聲怪響 如同山崩地裂的一般 就只見營寨之中 人馬器械 帳棚物件 隨着火光向半空中亂飛 溫撓 被這怪聲一震 震的兩耳亂鳴 眼前一黑 又被打了一個筋斗 立時摔在地下 昏過去了 那羣 大頭目 也有被打昏在地下的 也有還明白的 趕緊跑過來 把溫撓 連鍾帶叫 好容易方 叫轉過來 還算是萬幸 沒有受傷 一羣大頭目 也有救過來的 也有自己醒的 這時候別的全不 顧了 趕緊跑到營後 搶着自己的馬匹 尋找着兵器 上馬逃命 要緊 再看營寨之中 已竟 不成樣子 爛成一堆 那邊山口的官兵 業已吶喊殺聲 反攻過來 溫撓只令人喊道 有 能跟着走的 趕快一齊走哇 幸而那羣大頭目 還在跟前 同着不多的七零八落的兵卒 保 着溫撓 向原來的道路上逃去 後邊的官兵 打着燈籠火把 亞賽一條火龍一般 追趕下 來 溫撓也不回頭 沒命向原路上逃走 一跑跑了半夜 跑出好幾十里路來 真是來的衣 候慢 回去的時候快 看看天色要明 上到一座山頭上 向外一看 只見自己的殘兵敗卒 時 甲不全 還有陸續追上來的 溫撓命大家暫時休息 並收集收集後邊趕了來的人 過了一刻

天光大亮 收集起來的人還不少 都是焦頭爛額拋甲丟盔 一個完全的也沒有 再向來的道上一看 下了山不遠 便是一道山口 溫撓說道，此處不好 前邊的影勢狹窄我們趕緊走罷 過了這山口 有寬廠地方 再爲休息 大眾聽說 稍微的整頓整頓 將走下山來 只聽得山口旁邊 樹林子裡頭一聲砲響 由裡邊出來一枝人馬 約有千人 爲首一員小將 銀盔銀甲 手執銀鎗 腰懸一口寶刀 坐下一匹黑點子的斑豹馬 大喝道 賊人休走 燕雲飛在此等候多時了 原來官兵在後退的時候 己竟受了他師兄許雲城的命令 埋伏在此 溫撓看着無法 只得命幾個大頭目上前迎敵 他自己率領着其餘的人 奪路逃走 燕雲飛莫看他年紀小 一條銀槍使的如同怪蟒翻身 兩個頭目早被他挑落馬下 他又抽出那口靈寶刀來 將賊人的兵器 一陣亂削 如同削葱斷菜的一般 各頭目不勝駭然向後倒退 看見溫撓奪路逃走 誰還肯拚命的鏖戰 也跟着奪路逃 生燕雲飛隨後追殺一陣 截上了許多的俘虜溫撓也不管別人逃出重圍沒有 他自己恨不能立時回到廬南 再另想他法 向前正走 到一道山澗 兩崖雖然不高 中間的一條道路很窄 他勒馬向前觀看 看見這種危險地方心裡忘忌就有點害怕 也因他屢次吃虧上常嚇破了胆子然而無法 非由這條道上不能過去 只得硬着頭皮 闖將上來 果然方走澗中間 兩崖上一聲砲響 出來許多的官兵 用弓箭石子向下亂砍亂射 溫撓即令大眾扯下一片甲來 頂在頭上 向對面衝去方到西邊的澗口 只見一員女將頭戴飛鳳盔 身披金鎗子甲 坐下五花虬手雲梨花槍

正是周雲鳳率領着五百削刀手，堵住洞口，溫撓無可奈何，只得令大衆一齊上前。周雲鳳也令削刀手一齊迎敵，這一陣亂殺，溫撓又折去了人馬不少，好容易方闖將過去，拚命的往回向裡奔走，看看的走到正午，腹中飢餓，又沒糧食，附近又沒有村莊，到了一個山坡樹林子之中，飢餓的實在難過，只得將受傷的獸馬，暫且殺了兩匹，點火燒着充飢，方將馬殺倒，一點火冒起烟來，又聽得一聲砲響，迎面排開一枝官兵，爲首一員將白盔白甲，坐下照夜玉獅子，手提一杆綠沉槍，腰懸一口長劍，大旗之上寫着斗大的王字，原來正是王雲峯埋伏在此處。溫撓等不由的連聲叫苦，殺的馬肉，也顧不的吃了，只得扔下逃命要緊。此時溫撓一班人，又飢又累，如何能够再戰，只得闖上去，躲閃着逃跑。王雲峯追殺一陣，賊人已無抵敵的能力，任憑俘虜而已。溫撓好不容易逃出來，再看自己的人，真剩下了不多，全都狼狽不堪，跑到一個小山村裡，先向四外搜查了一回，見實在沒有官兵，方敢進村尋找食物。大衆此時也不管好歹，只要是能吃的東西，搶了來便吃。大衆勉強吃了一個飽，後邊趕了來的人，報告說，趕快走罷。後邊的官兵，追的非常之急，大約離此已竟不遠。溫撓聽說，嚇的不敢久留，急令衆人勉強支持逃走。大衆有走不動的，互相攙扶，拽拽拐拐，遑遑的透迤向前。溫撓在馬上是一言不發，臉上的顏色一陣灰一陣青，不知道他的人中想些甚麼。正向前走，忽見後邊塵頭起處，果然是官兵，追趕下來。溫撓只得催促衆人極力的前進。幸而離着施南不遠了，再爬過一重山嶺，就可看見施南的城池，回頭看那

官兵 追來的如飛一般 想這種樣子的急追 必是要乘機攻取施南 溫撓等打起疲勞不堪的飢馬 很命的向前奔跑 方走過一道山澗 這裡邊四外全是高山 正西上也有一條出入的山口 他方走入這山環裡邊 向着那出口直奔過去 出了那山口 就是施南城了 走到中間 向前觀看 山口兩旁樹林子裡 繫着許多的帳棚 由遠處看不明白 再仔細向前觀看 溫撓大叫一聲 由馬上倒撞下來 原來前邊把守山口的營盤 都插着官兵的旗幟 溫撓摔在地下 大衆將他救起 他坐在地上面也不起來 長嘆一聲 含淚不語 大衆勸道 首領何必如此 我們的施南就是失守了 我們還可以設法逃出去 投奔總教主 那裡兵多將廣 借些人馬出來 再報此仇 也不爲晚 溫撓含淚悽聲的說道 我弄成這種樣子 有何面目再去見那總教主 官兵已到此處 施南定然是失陷了 你們大家不必管我 你們趕緊向四外分散着逃命去罷 大家不肯 硬將溫撓扶到馬上說道 我們就是死也要殺他兩個敵人再死 正說着 前邊營盤裡打起號砲 約有四五千兵 扯出來堵住山口 爲首的四員大將 正是劉玉瑞文多江濤江涵攔住了去路 背後又是一片喊聲 追來的官兵 已由那邊山口過來 一字擺開 爲首的許雲城東方猛千雲峰周雲鳳燕雲飛五員將官 兩邊全一齊喊道 趕緊投降的免死 說着 兩方的官兵合攏起來 大衆還要溫撓領着向外闖去 溫撓不肯說道 已不能再戰 何處去送在敵人手裡 你門願降便降 願走便走 我也不管了 說着 冷不防他用大刀向自己頸上一抹 鮮血四濺 栽下馬來 可憐他一場英雄事業 已化

南柯 溫撓已死 其餘的衆人 也有向山裡逃竄的 也有下馬投降的 兩方的官兵 合在一起 大衆相見過了許雲城 看着溫撓 總算是個英雄 今見勢窮自盡 也不失英雄本色 劉替他感嘆了一回 命投降的人 將他尸首抬着 一齊進入施南城裡 許雲城命將溫撓以禮葬埋 在死戰死的人裡邊 找了個相仿的頭顱 割下來假作爲溫撓的首級 傳鹹報捷去了 許雲城東方猛等 前已算定敵人必以衆兵進攻 故意作出敗退的樣子 將敵人引誘離開他的巢穴 離開的遠了方纔下手 一戰成功 那一天夜裡 他們作作了假營寨 下邊埋伏好了 果然溫撓等運佔了許多的營寨 到此處也沒有起疑心 等到半夜 派人將火繩點着 那火繩有竹筒子裝着 埋在地下 所以聽見沙沙的直響 溫撓等因爲跑出營外觀看 不然也就被打死在營中了 打死的足有兩三千人 受傷的 計其數 所以溫撓一敗不振 許雲城自未從退却之前 已寫書信通知江氏弟兄及文彄等 叫他們等候溫撓的兵 追趕遠了 由後方乘虛襲取施南的城池 書信到時 可巧正建始大戰的時候 原來那溫倪奉了溫撓的命令率領三千人馬 前去攻打建始 那時文彄出馬 與溫倪對戰 溫倪居然不弱 能與文彄大戰了二十幾個回合 他實在敵不住文彄的神勇 方指揮賊人一齊擁將上來 文彄等率領的兵丁人數又少 又是新招募的人 自然不能抵敵 敗回城去 四門緊閉 江濤涵幫着竭力的防守 溫倪攻了兩天 攻打不開 這時劉玉瓏的救兵已到 將溫倪殺了個滔滔大敗 所領的三千人馬餘剩不多 敗退到夷水的河岸 又被呂方率水師船隻攔住去

路 溫倪棄了衣甲 下水逃走 這裡江涵趕下水去 用鈎鏢柄把溫倪刺死在河底 溫倪何領的三千人馬 全軍覆沒 一人一馬也沒有回去 這時候接到許雲城的書信 江涵設計時點齊三千人馬 打起溫倪的旗號 他與文彥仕前 直奔施南 就說是溫倪得勝回來 暨玉璫率領着步兵 呂方江濤帶領着水師 隨後接應 等到天色將黑 文彥仕江涵詐開了城門 一檣而進 隨後劉玉璫呂方江濤等 在外面圍堵 此時施南城裡 並無要緊人物 大衆全隨溫撓出征去了 所以並未費事 已將施南完全佔領 外邊 兵堵截的很嚴 也未走漏消息 及至出示安民 諸事平定 把城交給呂方把守 他四人按照許雲城的書信 率領五千入馬 埋伏在山口樹林之中 專等溫撓的敗兵退回 及至溫撓自刎 大功告成 他們合兵一處 進入施南 遂向施南屬下利川 宣恩 咸豐 來鳳 鶴峯 各縣一律的傳檄而定 當初溫撓的精銳 皆集中在施南 其餘各縣不過是隨勢附合的 所以一見檄文 全都爭先恐後的改換旗號 更正過來 岳青峯在野三關接到捷報 心中大喜 立即率領大兵進入施南 到了施南城裡 大擺酒筵 慶賀成功的將 衆兵士都有餉銀 牛酒犒賞 對於文彥劉玉璫頗爲厚待 二人皆給了守備職銜 又命許雲城王雲峯二人作爲現在的水人 給江濤江涵完婚 以備陪同出征 江氏弟兄派人到家中請母親接來 大家又是一番熱鬧 岳青峯令張玉書將奏摺繕寫清楚 湖北省教匪一律肅清 又將衆將的戰功詳細開列明白 用八百里加緊送往都城 過些個日子 由北京專派了一位欽差 捧着聖旨到來 岳青峯率領

衆將迎接欽差 正是

功成傳作千秋話 敗死化爲一夢涼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一回

話說岳青峰平定了施南的教匪將湖北全省肅清 北京專派了一位欽差 捧着聖旨到來 岳青峯率領衆將到郊外迎接 十里之遙全行跪接 先行了請聖安的儀注 然後與欽差相見 再行賓主禮 接入城內擺好香案 列殿聖旨 那欽差站立中央 手捧着聖旨 候岳青峯等行禮 岳青峯領着一班大小文武 先行三跪九叩的參見大禮 磕完了頭 伏俯敬聽 欽差此時將聖旨開讀 高聲朗誦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嗟爾岳崧等 效命疆圉 扞衛邦家 撲滅兇殘 掃除邪教 奠定邊封 如磐石之固 挽救百姓水火之中 麩然爲諸將汗馬之功 亦是爾岳崧運籌指導之力也 殊堪嘉尚 另有封增 此時鄂省雖然砥定 川蜀猶如倒懸 着爾岳崧即率本部人馬 入川征討 以示撻伐 俟平定干戈之日 另行酬勳之典 勉哉 朕有厚望焉 欽此 另有幾道上諭 欽差又朗讀道 岳崧欽賜四品頂雙花翎 賞穿黃馬褂 世襲一等男爵 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銜 特派爲總兵大臣 入川查辦 欽差遺缺 另行簡放 彭振國欽賜頭品頂戴 奮勇巴圖魯加提督銜 署理施宜鎮總兵 仍率本部人馬 隨同入川 襄樊鎮總兵羅玉柱 欽加提督銜 仍率本部人馬 隨同入川 佐領哈楞額

提升爲嵌白旗副都統兼護理荊州將軍 率領駐防旗兵 及本部人馬 隨同入川 其餘大小將領 皆加三級錄用 着岳崧覺齊報部備案 欽此 謝恩 另有一道上諭 是參軍官龍沛 以司道過缺簡放 張玉書免補知府 以道班試用 欽此謝恩 上諭呂振遠李廣義等 識見正大 義勇堪嘉 均賞給二品頂戴 世襲蔭生 並賜義士金牌各一面 呂振遠之妻子 氏 誥封二品夫人 呂方顏秀江濤江涵四人 均授水師參將 其餘大小將領 按級升補 所有水師人員 覺齊報部備案 欽此謝恩 上諭僧人悟塵 道士展翼雲燕穎等 護衛人民 挽救生靈 殊堪嘉尚 均皆賜給封號 以示榮典 僧人悟塵 封爲謬法禪師 展翼雲爲育化真人 燕穎爲玄化真人 白道源爲靈化真人 呂飛霞爲巧化真人 凌霄爲普化真人 許雲城爲贊育道人 王雲峯燕雲飛東方猛均封爲義士 周雲鳳賜號爲俠義女士 以上均賜給金牌一面 東方猛屢次陷陣殺賊有功 着另給驍勇巴圖魯 欽此謝恩 上諭苗得雨實授參將 劉玉璫文豸均實授游擊 劉玉芙又玉蓉首殺賊有功 封爲淑人 以上各員 隨營入川 聽候任用 欽此謝恩 上諭所有全營兵士 犒賞牛酒 均發給恩餉兩月 欽此代表謝恩 欽差讀罷各條上諭 然後給岳青峯道喜 岳青峯令大擺酒宴 與欽差道勞 此時全營上下人員 皆歡呼暢飲 彼此賀喜 大家全都忙亂 惟有不見燕穎兒白道源許雲城師徒三人 展翼雲呂飛霞二人 看守水師未到 岳青峯派人到處尋找 據說燕穎等師徒三人 逛山去了 已竟出去兩日未回 岳青峯無法 只得令燕雲飛代表謝恩 岳青峯將聖上所賜的



金牌 領下分給衆人 只見那金牌並不甚大 高約四寸 寬約三寸 上面有透花的雙龍

全都穿着紫色的絲綬 兩面書有凸起來的陽文篆字 一面寫的是敕封玄化真人 左側鑄着

顏燕的名字 後面橫頭 上有聖旨兩個字 下面鑄着小字是 無論文武大小官員 軍民人

等 見此均須執行敬禮 旁邊還有鑄着一方小圖章的樣子 內有四個篆字 是皇帝之璽

岳青峯將所頒發的東西 全都領齊 命張玉書辦理各人謝恩的摺子 即請欽差代爲轉奏等

將一切手續全辦完了 洪授差動身回京 送走之後 燕顏兒等師徒三人 也全回來了

岳青峯也不便深問到何處去遊逛 燕顏兒嚮岳青峯稱賀 岳青峯極力客氣 將金牌親

手與顏兒佩帶在胸前 藏於衣領之內 然後招集全營將士 商議入川的辦法 此時所有的

兵馬 較比以前多出約有一半 也有各處收服的 也有新募集的 總數約有五萬之衆 燕

顏兒說道 此次入川剿匪 與施南不同 聞川中的教匪 會法術的很多 悟塵和尚不能再

料他縣懶 請岳欽差可以寫一封書信 令四師弟道源 授到五台請他前來 岳青峯答應

即令張玉書去辦信件 顏兒又道 由此連入川 可分三件道路 一路順着大江走姊歸巴

東 穿過巫峽 進取巫山縣 一路是由施南向北走建始 過石乳關 直取夔府 一路是由

此向西走到川縣建南鎮 進取四川的石林縣 由石林縣向北 就是忠州 向西就是豐都縣

那就離着重慶不遠 只要將重慶佔領過來 四川就不足爲慮了 此次進兵 必須先沿景

川江將各緊要地點按次佔領 一進峽口 便是巫山 再向西是夔府 雲陽 萬縣 忠州

豐都 進州 長壽 重慶 這全是沿江岸的各縣 到了重慶算是一段落 然後再向城那那  
就全是早路了 第一步的計畫 先要佔領重慶到了重慶之後 再作爲第二步的辦法 現在第  
一步的計畫 裡邊又可分爲三節 第一節 到夔府 第二節 到豐都 第三節 到重慶  
嶺第一節裡邊最難 須走巫山峽過許多的灘險 沿江兩岸 全是萬仞的高山 沒有地方能  
够容開用兵 只有用水師向上猛進 一面用陸軍走建始 直取夔府 兩方互相援應 方可  
成功 只要佔了夔府 已過峽口大兵有站脚迴旋的餘地 再向前就較比着容易一點了 岳  
青峰聽了說完 心中大喜 便將川東一帶的形勢 瞭如指掌 即令彭振國同凌霄哈楞額  
王友益苗得雨率領隊軍一萬 沿江援助水師前進 呂振遠屏翼雲呂飛霞呂方顏秀江濤江涵  
劉玉芙文玉蓉率領水師 全部溯江直上進取巫山 這一路歸羅玉柱辦理陸路的接濟 旱路  
這一邊 是岳青峯自己率領 派東方猛文彘二人爲左右先鋒 許雲城劉玉瓏二人爲後合  
各率五千人馬 先行前進 這一路上仍歸龍應時李廣義二人辦理後方接濟 這時候李廣義  
領着他姑爺張念慈 到營中前來投效 張念慈在春闈中了進士 殿散之後 考了一名榜即  
用知縣 到部抽籤發雲南 一者他因道路太遠 家中親老 二者家中富裕 勿須跑這麼遠  
路 他父親張維善 叫他請了假在家中安閑度日 後來他妻子李貞娘 因爲父親年老從戎  
很不放心 總要來看望一蹓 夫妻二人商議 一同前來 張念慈心想 有燕頰兒一班劍俠在  
軍營之中 決不會打敗仗 所以他來投效 可以隨營辦理文件 並且跟着看看熱鬧 岳青

峯因爲文案上缺人，來時正好，便派他幫助張玉書辦理公文。岳青峯知道雲中鳳李貞娘盜武藝超羣，令他同一班女將住在一起，幫助他父親壓運糧草。張玉書把請悟塵和尚的信寫好，上邊寫的是師父鈞鑒。現受命入川，聞川中妖人能法術者甚多，橫行亂闖，吾輩難以抵擋，即請帥父見信急急佛駕速臨，以平妖孽。昨日奉到上諭，勅封帥父爲護法禪師之位，並賜金牌一面，一併附呈。弟子岳崧謹叩。岳青峯將書信金牌交給白道源，白道源帶好了，說聲去也，將身一躍，化道白虹，直向正北而去。岳青峯這裡，將士兵卒已竟休息多日，全都人強馬壯，分道進兵。北邊彭振國這一路，派王友松苗得雨二人爲先鋒，沿江與水師連絡前進。水軍之中，仍分爲前後右中五個隊。派江濤江涵二人率領前隊爲先鋒。浩浩蕩蕩衝入巫山峽裡，直向巫山縣前進。在路上探到探子報告，神聖教主于定一對於夔巫一帶，看的十分重要，因爲這地方的山勢，完全是川東的門戶，所以派了兩個有名的大將前來鎮守，就是那抄水燕子周清，穿雲神吼杜羽二人。他二人自從在河南三川鎮上，被展翼雲凌許雲城三人，將他的那座三清觀放火燒了之後，二人知道不是對手，若是去爭鬥，就恐怕有性命的危險，因此二人也只好再行站腳，一氣跑入鹿頭山上，見了總教主于定一，細說一番。他說有武當派的幾個劍客，崑門與我們神聖教作對，求總教主才設法與他二人報仇。于定一笑道：這全是小事，不要因此壞我們的大事，小不忍則亂大謀。區區的一個武當，還不好收拾他們嗎？你二人回來的也正好，我這裡正在用人的時節有

許多的事 你們可以替我去辦理 因此他二人 便住在神聖教的總會裡 及至施南一關 于定一隱瞞不住 也只得起手 便派他二人帶着教徒 收服了許多的城池 後來于定一接到溫撓兵敗 求救的文書 方要出發去救應施南 故先派周清杜羽二人 率領人馬 直到夔巫 預備順流出峽 不意此時 來了一枝官兵 正是副都統松壽 率領的一枝人馬 前來攻打教匪 于定一此時 頗爲有松壽這路人馬 攻將進來 必仍先將他殺退 然後纔能出兵 立時給周清杜羽下了個命令 叫他們停止前進 祇要將夔巫把守好了 不要放官兵進來 所以施南殺了個翻天覆地 總不見總會的救兵出來 這時候于定一施用妖法 早將松壽那路人馬 殺的滔滔大敗 幾乎全軍覆沒 松壽逃回 向京中求救去了 于定一此時 雖然有了餘暇的功夫 可算施南一帶 溫撓業已陣亡 全都完了事了 周清杜羽二人 在于定一手下 也可以算第一流人物 又是他得意的徒弟 帶着約一萬多人鎮守夔巫 此時他二人 也知道官兵大隊要來征討 早已預備下種種的方法 抵擋官兵 他二人也集合起大小頭目來 商議侍的法子 將人馬集在巫峽口上 先放官兵進到峽中 使他伸展不開 卽行猛烈的攻擊 這時官兵中只振遠與彭振國二人 也將水旱兩路的英雄招集在一起 商議進攻的方法 先由江涵站起來說道 在這峽裡邊作戰 非常的困難 峽內的灘險 就是尋常行走 也要壞船很多 而且又是個上水 過一座灘 每隻船總要二百來人 向上拚命的拖 方能拖上一隻去 灘上的水勢種種不同 各灘有各灘的樣子 行行

色色 總要想將你的船打壞爲止 而且船隻一遇危險 全變成一堆的碎木頭片兒 一點救星也沒有的 水中的焦石 那不可以言語形容 水面上常常起一種泡缸 皆因水勢來的太急 各處山脚將這水逼迫的亂翻亂滾 在江面上看看 因爲流速太快 彷彿是很平的 其實裡邊的旋溜 說不出成個甚麼樣子來 至於泡旋 是因爲水流受各方的力量 把他逼迫的旋轉起的 越轉越大 簡直把江面 旋一個深不可測無底的大井 船若一遇上這種東西 被他一吸吸入到旋的井裡 直到江底 再被裡邊的水亂揉亂激 過不了多大的時刻 彭的一聲響 翻起一個大水泡來 那隻船就變作一堆極小的碎木片兒順流而去了 這麼大的柏木船 一遇上旋 將船弄的輕如秋葉一般 還有一隻船 同時遇上兩個列的 船頭一個 船尾一個 兩方的力量 互相爭着一扯 一聲怪響 可以將一隻大船 由中腰生生的扯斷 這種怪力量 想不出有多麼大來 至於那些個灘 都是因爲兩邊的山被水冲刷 山脚都凹進去 兩邊山頭向外伸出來許多 日久上邊就粘不住了 咕隆冬一聲 那真正是山崩地裂 兩旁的山都倒在江心來 水裡亂七八糟的堆着個怪石 又把這水流激的甚麼樣子的都有 這便成了一個灘 總之地形太高 水下來的太急 所以弄出這種種的樣兒來 弄的這道川江 有許多神奇 不可思議的事情 據說這川江裡邊 倘若把這些灘全壘除干淨的裡就不能收存水便過於旱了 川江的江面很窄 並列着擺不開幾個船隻 兩面都是萬林省山脚 你就是有力量 也無處向前使去 要是打算搶這個峽口 是很不容易的 倘再遇

見天氣 峽裡邊連行船也不敢行走了 現在賊人既堵塞住峽口 必須另外想個別的方法 纔能够攻上去 只要能够佔領了巫山縣城 有了站腳的地方就不怕了 大衆聽江涵說的川江如此奇怪可怕 都面面相覷 想不出甚麼真主意來 展翼雲說道 川江雖然利害 也要想法子攻進去 依我看竟用船隻 是絕對不能成功 還是利用陸軍尋找小路 繞到他背後 先攻打他的縣城 一面使人通報岳欽差 那邊極力攻打他的夔府 三面牽制 必可成功 又對凌霄說道 此事要請凌帥兄費神 先探一探這一道界嶺的北邊 可有道路能通巫山縣的背後不能 若有道路 先將陸帥暗渡過去 偷襲他的背後 那就好辦了 於是呂振遠彭振國二人 聯名寫了一封書信 派人送與施南 請岳欽差攻夔府 呂振遠仍命江濤江涵二人 先向前試敵 彭振國派哈楞額率陸軍三千 在北岸掩護水師前進 又令苗得雨 率鹽輕裝步隊一千 請凌霄隨同前往 向界嶺的北邊 探試山路 展翼雲也到水師前隊 隨同江氏昆仲向前試探敵人 大家商議妥當 各自準備去了 展翼雲同着江濤江涵三人 先選定了幾十隻小船 上邊全帶着籐牌 及防箭的器具 哈楞額率領着陸軍 祇能或單行走 一個人跟一個人在江邊上前進 直向着巫山縣而來 走到相離不遠的地方 只聽得賊兄那邊點起震天的三聲大砲 由峽口向裡看進去 並看不見有許多的兵 哈楞額同江氏弟人一聲令下 命水旱兩路的船隻兵丁 一齊向前搶去 將要走到峽口 便聽一陣梆子響 迎面上箭如飛蝗一般射來 兩旁山頭之上 還用大小石頭子向下亂打 這時展翼雲與江涵二

人在最前邊的小船上，看見這種樣子，真是有力量沒有地方去施展，也看不出賊人的將領，在甚麼地方，祇有些個賊人堵住峽口放箭，江面上也沒有賊人的船隻，江涵等幸帶着擋箭的籐牌，還受不着多大的傷損，哈楞額與江涵通了個暗號，官軍用火槍向上攻打，一聲號令，便將火槍隊擺籐牌後邊，就聽得那一陣火槍，施放如同霹靂震山，把賊人打的紛紛倒退，江涵看見心大喜，吶喊一聲前進，小船同岸上的陸兵，猛向前一撲，撲到跟邊岸上的小道，已被賊人壘斷，搶上去，此處的山上邊，用大塊的石頭滾下來，把官兵的陸軍，連打帶撞，打死的不算，竟被石頭滾下來，給衝到江裡去的就有一二百人，水勢又急又深，莫說是陸兵，連水兵也不敢下去，掉在江裡就無從撈救，能够浮水的人下去，被水捲入江底，沖出去的極快，也翻不上來，除非淹死之後，死屍方能飄起，岸邊陸兵無法抵抗，祇能向後倒退，此時水師的小船，正向上搶，只聽江涵喊了聲不好留神，話猶未了，只見上流頭賊人放下一隻大個的木排來，是破爛竹木紮成上面只放着許多的沙土，碎石，並沒有人在上邊，順着急溜沖將下來，借着水勢其快似箭一般，江涵下令後邊小船趕緊設法躲避，是已竟來不及了，莫說是這小船，就是大船也抵不住這一撞，生生的將官兵的小船撞碎的撞翻了的，有一二十隻，正說着，上流又放下來一個大排，江涵這隻船躲閃不及，只聽得克察一聲，已被撞的粉碎，正在亂七八糟不得了的時候，賊人吶喊一聲，已攻上來，正是

山青水碧藏兇險 船破人死罹巨災

欲知展翼雲江涵二人的性命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二回 破木排方擒巫山城 接鐵彈技驚抄水燕

話說江涵同展翼雲 率領水師攻打巫山峽口 被賊人放下木排 把船隻撞了個亂七八糟 江涵展翼雲二人同在前邊的一隻小船上 不留神 賊人又放下一隻木排來 躲閃不及 將他二人的船撞了個粉碎 幸虧他二人的功夫已到上乘 不然也落下水中 他二人看着那木排撞來 便由小船躍身而起 颼的一聲 反跳那隻木排之上 但是也無法停止那木排向前進 只得隨着木排 向下流走去 此時賊人又反攻上來 照見得不能成功 江涵在木排上下了退却的命令 沒有被撞壞的小船 也跟隨一齊退下來 一面走着 一面打撈水中的兵士 有人雖然落在江中 能够抱住一塊木板 或者拿着籐牌 長槍等皆可浮出水來 保住性命 至於捲入江底的 那就不可救了 木排向下行走 稍有一點轉灣的地方 便撞在山脚的石頭上 江涵展翼雲二人 乘機跳上了江岸 遂後又上了小船退下來 一查點人數 水師死的並不甚多 只將小船毀了二十多隻 水陸兵一同退回原地 見呂振漳彭振國詳細說了一遍 大家全想不到意見來 抵制他這個木排 商議了半天 後來還是展翼雲江涵二人 議好等半夜裡 偷偷的摸到上流 放火燒去 他已竟紮好的木排 使他一時紮不成功 好乘機向上攻打 次日又接到苗得雨派人送來的報告 據說由凌霄尋了兩天的功



夫方尋出一道小路來，山中並無人烟，所以無處去詢問。後來由凌霄時時駕起劍光，由空中偵察，方找着一條山徑。中間還是有幾道斷絕的山澗，其中懸崖陡壁很多，上下非常的困難，所以請大營裡邊多預備長繩鈎竿，給他們設法送過去，以備升降。若是過了界嶺一帶，有一道大河，名叫大甯河，這河口就在巫山縣入江的河流，發源在正北的山中，隨着山勢向南直流下來，過河便是巫溪縣城，原名叫作大甯縣，在巫山的正北，相距不過百十里路，可以先取大甯，再襲擊巫山的背後，請大營中血快將繩索鈎竿給送了去，大約尚須五日光景，方能走到。彭振國接到報告，即命人准備一切應用的東西，又令王友益再率領一千輕裝隊，連送東西帶合併一起，歸凌霄指揮，偷渡界嶺，襲擊巫山。王友益准備整齊，帶着人出發去了。展翼雲江涵二人商議，燒木排的事，不可去早了，等到凌霄那邊佔領了大甯縣，能夠襲擊巫山的時候，再去燒他的木排。若燒早了，恐怕他有功夫又紮起來，所以計算日期，要在五日以後。二人同江濤顏秀說好，四個人一同前去。再由水師裡挑了十幾名能夠蹤跳的小頭目，由大家研究配合好了放火的材料，用三分焰硝，二分硫黃，三分木炭，細末一分，松香一分，黃蠟混合到一起，隨意作成種種的形狀，只要是用火點着，便冒起來的火焰，非常之大，而且一見火，這東西變成粘軟性，半液體糊在物品上，燃燒不止，扒又扒不下來，一時不易撲滅。若扔到草木易燃物上，一轟就燒起來，將這東西作成許多的塊子，放在火藥包裡，安好火繩，只要火藥一爆發，這些個塊子，全都燃蔣。

向了四外一崩 貼到東西上便燒起來 展翼雲等四人 到了第五天夜裡邊曬飯 都換好  
夜行衣靠 帶了十幾名小頭目 每人身邊各攜帶三四個火藥包子 駕着一隻小船 慢慢的  
向上游摸來 這川江裡邊 本來晝夜不好行船 好在他們這些人就是船壞了也不怕的 已  
竟約好大營的船隻 都盡能躲避木排的地方 他們預備能燒煙燻 不能燒想法子先給他  
全放下了 呂振遠命呂五整頓戰鼓 預備天一破曉便去攻打 彭振國同哈楞額二人 親自  
率大隊 預備向前進攻 但說展翼雲四人 駕着小船 到了口子上 先靠到南岸 觀看賊人  
星火寥落 防備的並不十分嚴密 也因着黑夜水路不能行走的原故 他們大寨由南邊先行  
登岸 那隻小船 不用槳櫓向上撥動 恐怕打起水聲 驚動賊人 遂在黑影裡 貼着南岸  
的山脚之下 慢慢的用繩子向上拉 居然把一隻小船 被他們偷渡過去 向上走出去很遠  
看見兩邊岸上有了船隻 大家都藏入艙裡 只留江氏弟兄二人 在外邊慢慢的與賊船靠  
在一起 等了一刻 故意的點起一盞小燈籠 使賊以為是自己的船 他們遂慢慢的向上游  
搖去 走了一段 便斜着開赴對江 到了對江 找了個無人的地方 將船灣住息滅了燈光  
大家分班躍上岸去 各人全仗本身的本領 藏在黑影裡頭 向外偵查 只見上游的岸上  
堆起許多竹木土石等材料 江邊上拴着有十餘隻 已竟作成的木排 再看並沒有多少  
人看守 在那堆積材的旁邊 用木竹皮架着 一大間草房子 他們四個人 使那十幾個  
頭目 先掩藏在旁邊 四個人躡足潛踪 到那房跟前仔細探聽 便聽見裡邊有人說話道真

聞聽說官兵大隊繞着施爾建始去攻打夔府，不知是真是假。又聽得有人答道：「怎麼不小呢？不是我們杜老總已竟趕緊回去了嗎？」那人聽說，長嘆一口氣道：「依我看這事情，恐怕有點麻煩呢。」答話的那人又說道：「我們當小兵的，總是看不出甚麼來，只要聽着便了。」又聽旁邊一個人叱道：「大家全睡着了，你兩個不睡覺，說這種閑話作甚麼？」二人遂不言語了。展翼雲一作手式，四人走開，到了木堆之後，低聲說道：「這大概是一棚子人，我們將他們怎樣呢？」秀顏道：「就是不殺他們，也要全捆起來，免的他們呼喊。」翼雲點頭，將各小頭目叫過來，一齊闖進屋子撲上去，就捆有兩個。從夢中驚醒一喊叫，早被他們手起刀落，斫死在地下。這賊人們全是在地下睡的草舖，看兩個人已竟被殺，其餘的也不敢再喊，遂將一個個都被捆好，把嘴堵起來，埋在稻草之中。大彖一齊出來，先到江岸，於是一齊動手，偷偷的將井木排繩索割斷，其中有展翼雲、江濤二人，一口駭犀寶劍，一口素質龍鱗寶刀，就是有鐵鎖拴着，也如削葱的一般，全都斬斷。那木排沒有東西拴着了，衆人合力來，又向裡一推，起初還慢慢的打了一個旋轉，到後來被水冲的一隻一隻的順流而下，越走越快。轉眼間，急似弩箭一般，向下流冲去，放到五六隻上，便聽岸下邊有人喊叫，仔細聽去，正是叫嚷那木排，何故半夜裡繩索斷了，全都無緣無故的放下來呢。越叫嚷人聲越多，展翼雲道：「快放，又回頭對江涵道：『你領他們先去放火罷。』」這裡有俺三個人就夠了，他同江濤、秀三個人，揮動刀劍，將所有木排一齊放開，祇留

下了一隻 江涵領着十幾個頭目 到了材料堆中 分開四面 將身上帶的火藥包用千里火點着了 火繩向着竹木之上 紛紛亂拋 這火藥包一爆 裡邊火塊向外四散 不一刻的功夫 全都引着燃燒起來 這時候四外的人聲叫雜 都向着這邊奔來 連城裡也知道了 有人領着賊人 向江岸上飛奔 江裡邊的船隻 也都點上燈籠 向着這邊移動 離的近了 聽出來喊叫道 有了好細 快拿呀 不要放他們逃走了 展翼雲看着火勢已起來了 一時不能撲滅 並見賊人相離不遠 便招呼衆人 都上木排來 大家上去之後 一查點人數 一個不少 展翼雲將駭犀劍向那拴木排的繩索上一揮 一齊斬斷 那木排便順流向下活動起來 此時賊人已趕到岸上 紛紛的向着木排上放箭 無奈漸漸的離開 黑夜看不清楚 岸上的箭也沒了效力 便大聲喊叫 船上的人去截這個木排 走的還不十分快 便有幾隻船靠將上來 江涵叫小頭目們 將未用完的火藥包點着火繩 向那靠近了的船中拋去 大家一齊動手 一個船上拋進去 有兩三個藥包的 賊人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有用脚去踏的 有伸手方提起來 忽隆一聲 火藥爆發 連人都給打死 那幾隻船 立時燒將起來 船上的人 拿着東西去撲打那火 想將他撲滅 那火道粘住了燃燒 越撥燒的越利害 其餘的船 也不敢再向前了 一遲延之間 木排漸快起來 江上的船 更是不敢前攔擋 惟有把邊離口子近的地方 有一片燈籠火把 排着許多的賊人 都拿着弓箭在那裡等候 翼雲看見 恐怕過口子的時候 若被他們一陣亂射 木排上的人要吃大虧 他站在木排前邊

前口一張放出一道白光 向着那片人的手中一繞 遂即將仙劍收回 只這一繞之間 便聽得賊人一陣大亂 原來仙劍過處其快似電一般 也有將弓弦割斷的 也有將賊人的手腕斬傷了的 一片囂亂之時 木排早就隨流逐浪衝將過去 空預備了許多的人 一箭也沒有射出 這木排上的小頭目 到過峽口 離那賊人近的時候 把火藥包點着火繩 向人羣裡拋去 反奉敬了他們好幾個火藥包兒 及至火藥爆發 將那火塊拋出來 打在人身上 燒壞了好幾個人 木排上的人 一面噴笑着 顧賊而逝 及至離開險地 翼雲看了大家一遍 不由的心中歡喜 一個受傷的也沒有 便將賊人多日所準備的東西 不大的功夫 全都破壞 就是拋了一隻小船 換回許多的木排來 此時天氣約快交五更 他們借木排 在灣觸在山脚石階上的時候 走的速度稍慢 便一齊跳到岸上 然後大家尋路回營 看看的天光已亮 營中的大衆 看他們還沒有回來 正在着急 後來看見又放下一隻空木排來 不知道還有沒有 又不敢向下流走 大家都在盼望 忽見翼雲等中早路上走來 一個人也不少 不由的大喜 翼雲等將放火的情形 細說了一遍 呂振遠彭振國急下令前進 早路上彭振國親自率領 又將大隊撥到船上若干 前面用籐牌遮 水陸相協 一齊攻將上來 到了峽口上 看這一次的賊人較比上一回人數增多 山巒之上 賊人也拚命的向下投石亂拋 官兵這邊 前面用籐牌遮住了亂箭 大隊隱藏在後邊 吡隆吡隆的幾排 把賊人打的亂倒亂翻 站立不住 紛紛的向後倒退 彭振國同哈楞額觀冒矢石 各自手持大刀長槍

吶喊一聲，搶將上去，越過了賊人，所壘的石壁。水師也打着槳，一齊的搶將上來，過了峽口，便是巫山縣的城池。此時江水並不十分大，城牆之下，閃出一片紗灘來。城牆陣常的高峻，此時那賊人退到沙灘之上，列陣以待。彭振國也將隊伍率領過來，向前列好大式。彭哈二人都上了戰馬，兩方射住陣脚。只見賊人爲首的，頭戴鷄銅盔，金抹額，上洒一長把紅纓，身穿鷄銅魚鱗甲，坐下一匹青驃馬，手持虎頭鑿金槍，石面日，四面垂帶，兩眉一雙細眼，尖尖的一個鼻子，微露一點的鬚鬚，腰間懸着一把長劍，背後插着三尺京長的一杆三角式白緞子繡八卦的小旗子，斜着插在背後，比護背旗又大一點，而且祇有一根，不知道也是作甚麼用的。馬鞍橋後，還掛着一張短弓，並沒有帶着箭。彭振國自己催馬提刀出陣，大喝道：賊人通名，那人催催馬向前，喝道：俺乃神聖教主，座前都教總抄水燕子周清是也，你叫甚名字？彭振國答了姓名，兩人就在江岸上刀槍交響，爭鬥起來。周清他自稱爲都教總者，原來于定一將這神聖教裡的人員，也定其大小的階級。教主就是他一個人，教主之下，便是都教總，其次是正教總，再次則是分教總。周清這個都教總，在他神聖教中，是很高職分。當時彭振國掄起一口大刀，如同雪片一般，向周清奮力爭鬥。周清也是受過名人指點，武藝本來不弱，一條虎頭鑿金槍，使開了手，彭振國不相上下。二人大戰了三十幾個回合，周清看着戰彭振國不下，虛刺一槍，撥馬便走。彭振國三刀趕來，只聽得後邊有人喊道：不要追趕，小心賊人回暗器。話猶未了，周清早將槍掛在得勝鈎上。

回手取出那一張小鞘子竹弦的彈弓來，扣上鐵彈，扭轉身形，一彈直向彭振國面門來打。彭振國聽見後邊有人喊叫，勒住了馬，早已留上了神，只見賊人扭身，如同放了沒有箭的空弓一般，隨着有一點寒星飛奔面門而來。彭振國用大刀扇着一磕，當的一聲，將鐵彈子磕飛到一旁去了。不意賊人放出連珠鐵彈，猶如一串的一般。彭振國急忙躲閃，連用大刀抵擋。最後一顆，大刀沒有當住，急將頭一低，只聽拍的一聲，正打在頭盔的抹額上邊，將一朵紅纓打斷，飄飄落在地下。彭振國大吃一驚，恰巧此時由陣中出來一人，劍眉星目，穿着一身細軟的短甲，手提一口長劍，從步下走出陣來。看面目十分的面善，似乎在甚麼地方見過，一時想不起來。遂喝道：來者何人？通名受死。那人笑道：周清，你好善忘。三川鎮上一別至今，方得見面。周清忽然想起火燒三清觀的那三個人，就

有他一個，不由的切齒道：你們三個人，燒我的三清觀，此仇而今未報，你既前來送死，焉能放你逃過？說着，催馬擰槍向前便刺。接應彭振國的這人，正是展翼雲，他隨着戰船搶過了峽口，便見賊人排成陣式，他仔細一看，彭振國上前迎敵的正是那抄水燕子周清。他知道賊人利害，彭振國難已取勝，他遂叫江涵江壽呂方等驅逐賊人的船隻，他自己一縱身，跳到岸上來，便見周清要使用彈弓，急喊彭振國莫追，走出陣外，將彭振國替換回去。周清被他一說，見仇人見面，分外的眼紅，惡狠狠的一槍刺來，展翼雲不慌不忙，將

身向下一伏 等他一槍刺空 便將寶劍一橫 倏的縱起身來 如同燕子掠空 連人帶劍 橫向他頭上一掃 周清喊聲不好 驟閃招架全都來不及了 便將腰向後一彎 身體躺在馬後 腦袋貼在馬尾巴骨上 方將這一劍躲過去 把周清嚇了一身的冷汗 知道展翼雲的本領 非同小可 此時展翼雲落在他的馬後 他想兜轉馬頭 恐怕來不及 遂一面向上直腰 一面兩脚向前一催 戰馬向前一跑 他方敢將馬兜轉回來 只見展翼雲笑嘻嘻的持劍 站立在那裡等他 周清不由的更加憤怒 催馬擰槍又向翼雲溜溜一個轉身 讓過了槍 回手將劍向他槍上一蓋 只聽得克查一聲 把一條虎頭鎗的槍尖 削落於地 周清手中剩了一條棍了 周清一見 向本陣便跑 扔了槍桿 又取出彈弓來 對翼雲倏的就是一彈 翼雲將劍交與左手 伸右手將鎗彈接住 周清第二彈打來 翼雲揚臂接住的第一個鎗彈發出去 兩顆彈在中途相碰 拍的一聲 全都落地 兩軍陣上不由的齊聲喝了個大彩 周清失色 又將他連珠彈的本領 拿將出來 倏倏一連氣就發六顆彈子 只見翼雲連動目力得如宜撩弄丸 一氣全接到手裡 將周清嚇的目瞪口呆 心說官兵營中有如此之人 如何鐵了正在胡思亂想 不意展翼雲也不用弓 隨手接住的鎗彈 赤赤赤的發將回來 聽那彈走的聲音比弓打的力量還大 周清在馬上急忙躲閃 那知道彈子來的成一片 驟過這個躲不了那個 拍的一聲 有一彈在打在腮頰旁邊 雖然只擦肉皮 已將抹額的護耳打壞 周清大怒 方要使用他的法術 忽聽城裡一片喧嚷 隔着城牆已看見冒起黑烟來



正是

顯奇能試寒賊胆 擬平邪救正人心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三回 飛仙劍破法退妖人 遺竹筏冒險攻夔府

話說抄水燕周清 看見展翼雲有如此本領 不由的心胆皆寒 又被翼雲發回鐵彈 急忙躲閃 還將抹額的護耳打壞 臉上擦了一塊肉皮 心想此人的本領神妙難測 不能力敵 不如以法術擒他便了 方要施用妖術 只見城裡冒起一股黑烟 又聽得喊殺之聲 曹雜亂成一團 周清聽見大吃一驚 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便見由城門口 自己所留下的守城兵丁們紛紛的敗退出來 隨後便有官兵的旂幟 已上了城頭 將所有的白八卦旗 一律全被斫倒 翼雲便對周清笑道 抄水燕子 你看你的燕巢已覆 你還不投降等待何時 周清怒極 到那由城裡退出來的敗兵報告說道 不知由何處飛來一枝官兵 約有三四千人 為首三員大將 勇不可擋 到了北城之下 有二人飛上城頭 把城上兩兵殺了許多 所以將城攻破 大家實在抵擋不住 方退將出來 周清此時也不暇再為細問 又見城門口湧出一枝官兵 正來襲擊賊陣的側背 周清無法 只得領着人向後倒退 欲再列成陣式 設法反攻 展翼雲向着本陣上一招手 彭振輝揮動全軍 殺將上來 周清一面迎敵 一面退後 這時城裡出來兵 約有一千 為首的將官 也是步下的一員小將 生的是長眉鳳目 品貌清奇

穿着輕冑軟甲 高打行纏 足登爬山的麻履 左手使用一口短劍 右手使着一枝短棒 止  
領着兵丁蜂湧上來 周清一看 又是一條火燒三清觀的仇人 不由的怒氣冲天 大喝道  
前者火燒我的三清觀 今又暗襲我的巫山縣城 今日非取爾等的性命不可 他說話之間  
又見兩方的官兵 向前撲來的很猛 遂由腰間拔出了那口寶劍來 向空中一擲  
陡然間起來一陣怪風 飛砂走石 直向官兵陣上刮來 傾刻之間 刮的天昏地暗 衆  
人皆睜不開眼睛 賊人乘勢奔殺着 反攻上來 彭振國哈楞額二人 也是兩眼難睜  
向前看不清楚 那裡還能約束養兵 都紛紛的向後倒退 眼裏着要退到江岸 展翼  
雲與凌霄二人 看着不好 將口一張 放出兩枝仙劍 亦得一聲 勢如雙虹落彩 飛向  
周清的面頂 周清不慌不忙 由背後抽出兩桿白色的八卦旗子來 用手將旗子向上一指  
只見咕都都冒起一股黑氣 李牛的將兩口仙劍抵在空中 盤旋不下 雲與凌霄二人吃一  
驚 幾次使用催劍法 催的那兩口仙劍 只在空中打轉 就是落不下來 二人被逼迫的不  
得不向後 跟着倒退 眼看退到江邊 萬分危急的時候 猛聽得由江中戰船之上 轟的一  
聲響亮 飛起一道墨黑帶亮的劍光來 這道墨黑的劍光 其快似雷 不閃轉瞬 其柔似水  
無隙不入 倏赤的一聲 飛到那股黑氣之間 並未看出他怎樣的轉折來 就聽得克察如  
雷的一般 空中的黑氣 業已消滅不見他那桿白八卦旗子 已被斬爲兩段 拋於地下 周  
清只剩下匹戰馬 立在那裡 人已不知去向 這道墨黑的劍光 原來是戰船上呂飛霞

放出那口靜崇劍來 他跟着戰船搶過峽口 這時官兵的水師 將賊人的船隻 漸次俘擄過來 本來賊人的船隻 並沒有多少 而且沒有大頭目指揮 及至見官兵來的船很多 又有江氏弟兄二人在前勇戰 當時就有被撓鈎搭住了 便請投降的 其餘的想頂着江流向上逃走 也不很容易 多數全都被俘 向上拚命逃走的 也不過幾隻 他們也沒有去追趕 江面已竟肅清 便在江中 觀看陸師的戰爭情形 只見展翼雲戰敗了周清 凌霄又佔領了巫山縣城 大功將要告成 所以勿須水師再上岸幫助 不意那周清作起妖法 將官兵逼迫的後退 怪風刮的江中 全起了波浪 各戰船都掀的顛簸起呂翅等都在船頭觀看 便見翼雲凌霄二人的仙劍 都被周清的一桿妖旗抵住 不能下去 而且他二人也被逼的直向後退 正在危急 呂飛霞將臂一伸 用手一指 放出靜崇劍來 只一劍使將周清的妖旗斬爲兩段 那劍遂一轉身 又奔周清而來 翼雲凌霄的兩口仙劍 也跟着飛下 周清總算是見機而逃 他看見破了他的法寶 他知道不妙 一點也沒有遲疑 就勢由馬上滾下 立時借土遁逃走了 他若稍慢一點 也就被仙劍斬了 周清逃走之後 空中的怪風 立時停止 賊兵是蛇無頭不行 自己先行內亂 彭振國哈楞額率兵又反攻回來 賊的人馬很多 還有打算抵抗的 彭振國便命連放了兩排槍 將賊人威嚇威嚇 賊人見官兵的槍利害 也有投降 也有逃走的 彭振國見逃走的賊人很多 率衆隨後追趕 只見那些個逃走的賊人 雖然生的身體矮小 一個個都是便捷非常 爬山的本領 異常迅速 這也是該地人的長處

他們用的長槍上 全有一個小鐵鉤兒 到了山下 別人不用上去的地方 他們用那小鐵鉤抓住 三爬兩蹤的 全都上去了 這是別省的人 苦沒有練過 決不會作得到的 打算在山裡邊追趕他們 無論如何是追不上的 據他們自己說 竟爬山一天詭走二三百里 這也 川人的特長 當時彭振國看着追不上他們 也只得收兵 遂將各處山上 全都暫且派兵布置了一番 然後大家進城 此時王友益苗得雨在城頭看見大獲全勝 開放城門迎接出來 大家一齊進城 彭振國又出示安民 將本地的紳董們請出來 維持地面 諸事辦理就序 遂命人殺宰牛羊豬鴨 大擺酒宴 賀功犒賞兵士 並商議進攻夔府的事件 刻過了一衆人全都來齊 由本地紳董們與大家敬酒稱賀 並述及教匪在城裡 若害百姓的虐政 據說抄水燕子周清還好一點 只知道要錢 別的事還不肯作 惟有那穿雲神吼杜羽 是無惡不爲 老百姓對他是恨積了 又對大衆稱頌了一番 這一戰的功勞 首推翼雲凌霄王友益苗得雨江濤江涵顏秀 等都讓到上座 下面是彭振國哈榜顏呂振遠 呂方作陪 女客一席是 呂飛霞首座 大家暢飲起來 飲酒之間 展翼雲便問凌霄 如何繞到巫山背後去的 苗得雨代爲答道 自火峯驛出發 在那巴山脈的界嶺裡邊 終日爬山越嶺 附葛攀籐 尋找不出道路來 然後又向北繞 繞到長嶺仍是渺無人跡 山中的虎豹很多 幸虧凌霄時時的飛行偵探 方找出對面的山峯 裡邊有小道 只是中間隔著巖道絕澗 後來由大營帶到鈎竿長繩 先由凌霄攜繩上去 拴在樹根 方得慢慢的上下 有一座馬山分三四氣 方

爬到頂上 如此闢榛斬莽 走了好幾天 無人煙的地域 方纔過了界嶺 又有一道大河攔路 問附進的居民 這道河名做大寧河 河中並無多少船隻 離賊人很進 不敢在下游渡過 又向北繞 走到一座大山 名叫鷄嶺 就是大寧河發源的地方 大家渡至河西 再向南走 便走到大寧縣的城北 派人去探聽 城中並無賊人 遂入城休息了一夜 次日一早 便向巫山背後前進 離城不遠 聽見那邊有喊殺之聲 因為北邊的地勢很高 所以聽的清楚 知道峽口上已竟開戰 遂令衆人急速攻城 巫山縣本來是依山臨水 北面的城牆又不甚高 守兵也不甚多 遂與凌爺跳上城墻 殺散守兵 研開城門 接應王副將友益入城 城裡的地形很高 疊城如同在城上一般 在這城裡看城墻 與平地高不了多少 南面上就山修起來 所以這城就着山勢 省去許多的人工 江涵道 川省的城池 多半在山 上 這樣的修法很多 連夔府也是這個樣子 在大街上行走 不知不覺便走到城墻上去了 用馬道 所以騎馬上城墻 很方便的 大家談了半天 又問本地紳董 由此處到夔府的情形 那紳士們答道 由此到夔府 雖然不遠 旱路也是崇山峻嶺 水路有好幾個灘 別的灘還不要緊 就是夔府的峽口 十分難過 夔府城池 也在山上緊靠着夔峽的口子 這夔峽又比巫山峽利害多了 兩邊高峯非常之高 全是崖陡壁 靠北邊就是那座白帝城 靠南岸一邊是赤甲山 一邊是白鹽山 南北相離狹窄 如同一道小胡同口兒 賊那兩山所逼的水流之急 不可形容 這峽口又名風箱峽 就是說兩個有萬丈的山 正中間一道窄胡同

風吹到裡邊

如出爐灶上所使用抽氣的風箱一般 又叫作棺材峽

在兩邊懸崖壁陡

之上 有石個台子 上邊放着十幾口大黑色的箱子 形如棺材一個樣子 有幾千年了 人也够不着他 擺在那裡也不會壞 有說是禹王治水留下鎮物 有說是諸葛武侯用兵的堤伏 究竟不知道是甚麼東西 據說前些年有個胆大的樵夫 由山頂上用繩子縛住了身體 從上邊垂到半空 居然被他將一個蓋子綁在背上 又爬上了山頭 當時他說確實是棺材裡邊是空的 甚麼也沒有 看櫃背上來的那個蓋子 是木質的 有點像古棺的樣子 可也說不出是那一種的木頭 又有人說 當初江面很高 一定離那擺棺材的地方不遠 是古人葬個墳現在江水低了 離着上邊有幾十丈高 看不清楚 就是由山頭向下看 也有好幾十丈也是看不真切 這東西沒有甚麼關係 不過峽中的古跡而已 惟有正當峽口的中間 江心之中 立着一塊大石頭 若在水小的時候 水面上露出一大塊來 由東向西看 形如一個獅子 頭在南尾在北 像立着走路的样子 這塊石頭大如一座小山 正堵在峽口 孤立江心 又似一座映壁 這就是那瞿塘的滄預石 又名滄預堆 這個東西立在峽口 把江水攪的更形容不出名狀來 據說這石頭下邊是空的 江水由下邊專過來 成爲奇形怪状的急溜 現在是小水的時候 還好走點 若是大水的天氣 更不好走了 年代一多他們使船的人 都有了經驗 把滄預石反作成浮標水表看了有幾句諺語說是 滄預大和牛 瞿塘不可留 滄預大如馬 瞿塘不可下 滄預大如拳 瞿塘不行船 這幾句理語 還戴在夔府

制書 作爲治典 也因爲那澗預石自古以來 不知道壞了 多少的船隻 傷了無數人的  
牛車 總之那地方是奇險不堪 最利害的一個澗而已 若過了那澗預石 雖然還有許多的  
灘險 究竟是過了峽口 地面稍寬一點就容易多了 大家聽他們說的如此之難 便問還  
有甚麼好法子過去沒有 那紳士答道 沒有甚麼別的好法子 打有化錢募僱他們有經時  
知道那裡水性的人 站在船頭作爲領江 聽他帶點 船上還少出一點差錯 呂振遠當臉  
就拜托紳士們 用大價錢僱帶領水的人越多越好 展翼雲道 那天夜裡聽賊人說話的是岳  
欽差已率領大兵去攻夔府 因此穿雲神吼杜羽方回去 把周清一人留在此處 一定是已竟  
開仗但不知情形如何 彭振國道 我們即刻就辦軍捷的文書 派人走南岸上去 打聽消息  
凌霄道 依我看 彭然已竟帶戰 不如我們一面派人報捷 一面准備出兵 我們不可等  
他們取了夔府 剩下在後邊 再向前進 就無味了 彭振國點頭答應 但是再向上游的峽  
裡 江岸上沒有小道可走 水陸兩軍只好分開前進 然而仍要由山上時時的通信 取運絡  
大家正商議出處 忽然岸邊的水師 有人報告說江中飄下來的破船木舟及賊人撞船的大木  
排 還有槍械之類 飄下來的屍屍 官兵也有殺匪也 看情形兩方死的人全不少 大家  
得悉這個報告 知道起上游已竟激戰 彭振國與呂振遠商議次日一早 即行前進 水師仍  
是江濤江涵二人爲先鋒前隊陸軍這邊 仍請凌霄隨同先鋒隊在前行進 再說那夔府方面  
果然是已竟開戰 周清在巫山借士遁逃命 一口氣便逃到夔府 見了杜羽 將以前的情形

細說了一番 杜羽道 巫山既已失守 那也沒有法子 只好以後再設法 遂派人收容巫山敗下來的兵士 可巧這時候岳欽差的大兵 已到南岸 就要來攻打夔府 周清杜羽二人 急忙整頓一切 準備迎敵 岳青峯自施南出發 經建始過石乳關 直入川省地界 沿途盡是山路 非常難走 然而過了石乳關不遠 便是夔府 只隔着一道大江 此時左先鋒東方猛 右先鋒文彖二人 已抵江岸 眼中已看見夔府的城頭上 插的都是白色八卦旗子 連那白帝城的山上 也駐屯着許多的賊人 與夔府作爲犄角之勢 眼中雖看的清楚 只隔着滔滔江水 不能飛渡過去等後邊的接應隊到了 車方猛文彖與許雲城劉玉璫二人商議辦法 許雲城道 今日天晚 明早我們一同觀看形勢再說 一宿已過 次日一早 四人一同出營 立馬江邊 只見江水奔流 其疾似箭 都爭入峽口之內 南岸一帶 一隻小船也沒有 所有的帆船都靠在對岸的 游 又見對岸的上邊 堆着許多的竹木 有好些個賊人 在那綁紮很大的木排 與賊 雖相離不遠 隔着這道江 就沒有法子過去 賊人在對岸 形同事無的一般 來來往往自己作自己的事情 對他們南岸 連拿正眼看也不看 把文彖氣的狠不能飛身跳過去 一路槳把他們全行打死 方出這口惡氣 許雲城看着 已知賊人必意 決計是要把守這道江水之險 引你去攻他 借着水險 好施用他的惡計 四人又走到下游 峽口地方觀看 離着那白帝城的賊人更近了 用箭可以射到 大聲喊叫 都能聽見了 此處的江面 非常窄狹 那一塊灘預石 直立在水中 正堵峽口 就見那江水奔流 到此忽



然把水面縮小，又受各方面的抵制，把水勢逼迫的，只在那峽口上亂騰亂轉，所以舟隻一個弄的不巧，被沖的撞在石頭上，便撞個粉碎。許雲城等看見南岸的赤甲白鹽非常高，遂下馬由側面爬到山頂上，這一看，離白帝城更近了。兩方若站在山邊起對着談話，全可並且佔影影綽綽的，以看見夔城哩。便見對岸的這座白帝城，實在是夔府的要點。若將白帝城北領，夔府便在掌握之中。許雲城等看完，由山上下來，回到營中，說道：「若取夔呀，還須等水路兩兵到來，不然這一道江，就不好渡過去。這種水勢，莫說是不會水的人，就讓會水站未必能人控水。到了裡邊，水力過大，身不由主，難保不發生險那峽口上，恐怕連魚也吃不的住。我們只好暫且先佈起防來。」等岳欽差的大兵到，再說罷。遂沿着江岸，設起警備，以免賊人偷渡過來襲擊。因為看見賊人在上游有許多船隻，還在那裡綁紮木排，不能不防備他。又派了少數的人，佔領赤甲白鹽的山頂，可以窺探賊人一切的動作。一切分佈妥當，其餘沒於事的兵丁，許雲城便令他們到後邊山上，斫筏大竹長木，堆在江岸，以備使用。又令他們採取籐葛，都擰打起繩索來。等了幾天之後，岳青峯親率領大兵，趕到江岸一看，這種情形，也是非常為難。但是不能在此淨等，也須要作渡江進攻的準備。聽說彭振國等業已克復巫山，便派人催他進兵。一面也綁紮竹筏子，在後尾多安設幾隻櫓，兩旁也掛上許多槳，由上遊斜着向對岸放去。許雲城恐怕不安，當是若沖不到對岸，一下子打到峽口，那可就不得了啦。必定碰個粉碎。他在那伐子後尾，

加上幾條堅固的大練。江岸上設起許多的滑車。若是木伐一聲有險。好用岸上的人。將滑車絞起來。可以將木伐仍然收得回來。不然竟能向前進。不能向後退。豈不自將人送進去嗎。收拾妥當。先放下一隻試了一次。賊人看見。由對岸放出箭來。將放過中流。許雲城便命收絞起滑車。向回收轉。再加着木伐上的人。向回打槳。居然可以收回來。岳青峯看見大喜。深讚雲城心思細巧。正是

### 大江天塹憑奇險 一輩人能渡亂流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 第一百八十四回 施神力震驚衆敵匪 顯奇技戲裏兩賊人

話說許雲城預先準備下許多的竹木。紮成伐子。伐子的前頭。留下一段樹枝竹梢在前伸。那是預備碰在石頭上。他有一種柔軟支架的彈性力。不至把金代撞碎。兩旁設着十啦把槳。後邊還費着兩三隻大櫓。筏尾又連繫上極長的堅固繩索。岸上安設着許多的滑車。竹代放出去。若看着情形不好岸的人用力一絞。可以將竹筏一齊全都回絞南岸。進退自如。又怕他在水面太輕。四外築起二尺高的土牆。可以擋敵人的箭。又能伏在下邊支架火槍。一隻筏子上。能容二十至四十人。須有十二三個人駕駛。岸上也須十個人用架滑車。預備向回絞。一隻竹筏等一齊修造好了。在江邊試驗。果然是進退自由。而且江上而很平穩的。比船隻還穩固可靠。岳青峯看罷大喜。深讚雲城的心思細巧。便令極力製造數百艘。

竹筏以備渡江 東方猛文彖二人告雷勇 要先渡江殺賊 攻打夔府 遂選定三千精銳

用一百隻竹船 每隻船上三十幾個人 分開十二人駕駛 十人使用火槍 十人是籐牌短刀

隊護敵人的弩箭 另外預備了許多竹船 一俟先鋒隊登岸 這處許雲城劉玉瓏二人 率領

遮伍跟着渡過去接應 一切准備妥當 專等次日破曉 進行攻擊 隔岸看見敵人也有整備

看見許多的賊人 在江岸上彷彿像挖掘濠溝的一般 上游所停的船隻 也都紛紛的移動

次日五更 先鋒隊中飽用戰飯 一個個都綁紮起來 東方猛文彖二人 都頭戴堅盔 身

戴重鎧 每人左臂上 多懸掛着一面青銅獸面的擋箭牌 一個右手握定渾鐵點鋼的方天畫

戟 一個右手持着長杆五金的鎖鐵槊 兩個人站在最前邊的一隻船上了 一聲號令 領着

一百隻竹船 一齊鋪江蓋浪的向對岸撲來 許雲城劉玉瓏二人 率領着隊伍 站在江岸

專看江中的景况 命衆人分開班 站立在各架滑車的旁邊 若是一聲下令 便一齊絞動滑

車 將竹船收回 岳青峯也領着衆幕僚 親至江邊督戰 此時東方猛文彖二人當先催着衆

人一齊打起一千多把槳櫓 橫飛江面 拚命抵抗那江水的急溜 向北岸搖去 看賊人的

戰船 並不向竹船來應戰 許多的船隻 祇靠着江邊 向下流移動 似乎是要抄截竹船的

先頭 保守江岸的樣子 並不向中流前進一步 東方猛等領着竹船 既無阻碍 更加前進

的勇躍 將要走入中流 正在吃緊的時候 忽兒由上流頭 放下兩架大木排來 那木排之

上 並沒有兵丁 只裝着許多的沙石 木排前端 故意作出極銳的尖子 專爲他撞觸之用

順流而下 其疾似箭一般 轉瞬已到跟前 竹船在江中橫流競渡 正與那急溜拚命抵制之時 不意有這種東西 攔腰撞來 如何驟閃的開 只聽得妻赤克噠一陣亂聲 已將右邊一隻竹船 擠的粉碎 上邊的人 立時就有被擠死的 其餘的人都被撞入江中 鄰近的竹船 都鬧的七扭八歪 不能前進 這時賊人的船 一聲呼哨 由江岸橫着迎上前來 弩箭撞發 向竹船上一陣亂射 此時東方猛同文多二人 看那個大木排對着自己站的這座船上齊來 二人急了 拋了那隻擋箭的銅牌 一個兩手持定畫戟 一個兩手握定鐵槊 照定木排前端 用力一叉 若大的一個木排 又順着急溜下來的 那個力量就不知道有多麼大 生生的被他二人兩般兵器 給抵制住了 不能往前撞觸 但是那木排雖然被叉住了 來流冲的他如同牛頂頭的一樣 依然往前拱的力量很大 而且他兩個人的眼下 都不得力 登的那隻竹筏咯支支的山響 恐怕要被踏壞了 不但是在水面上往下一沉一沉的起落 而且被木排頂着 直往下流走動 賊人的船 又直往這邊筏上放箭 東方猛與文多一商議 如此頂着終歸不是辦法 二人用出神力 一聲吶喊 將那木排叉着離開了水面 又喊了一聲 號子 向敵船拋去 這一架木排上面還堆着沙石 何止幾千斤重 而况又在水面盪起來很不容易 起初看見他二人叉住了木排 己竟都覺駭然 及至看見他兩個這一提一拋 連自己的兵 全都嚇呆了 只聽得嘩啦啦的一聲怪響 把江水都打起一丈多高 才點差不多都能跳到對岸上去 將賊人的船 連砸帶震 碰碎的激翻的掛沉的 一齊毀了十幾多隻

船其餘的嚇的喪胆亡魂，沒有命的逃走。可是他二人站的那隻竹筏，也被踏壞了。被他二人用力登的入水一二尺深，上面都見了水。二人只得另跳上一隻竹筏。此時雖然將敵船嚇跑，在中流裡被那木排一攪，這些竹筏都偏到下流去了。若再勉強前進，恐怕不能到對岸。離着峽口太近了，被急流沖入峽口。許雲城看出這種情形，便合鳴金，一棒鑼聲，岸上的滑車，全都絞起。竹筏上的人，也掉過頭來，望筏尾向前打着槳，往南岸收回。到了岸上，查點人數，死在江中幾十個人，毀了幾隻竹筏。此次雖未成功，達到彼岸，可是東方猛文勇二人的神力，賊人提起來沒有不害怕的。許雲城道：「這一次渡江的地方太向下了，明明重重加修理，整頓起來，一直的向上游去渡江。江面雖然寬一點，可是他的木排雖利害，叫他歸於無用。我們就照着他放木排的地方去渡江。看他的木排，還能順流來撞嗎？於是當日大眾都去休息。雲城同着劉玉璣二人，順着江岸往上偵查。走出去約有二三里之遙，便看見對岸，放着許多的竹木材料，是賊人製造木排及發放的場子。二人選好了地勢，預備將竹筏子往上游拖去，並將滑車一齊遷移過來。暫時不露聲色，等預定渡江的日子。在黑夜裡就把這些東西，一齊移將上來。由此處渡江過去，甚為妥當。二人全都偵查完畢，回營休息。次日岳欽差升帳，許雲城便將渡江之點，移到上游，使他的木排不能再行亂撞的計劃。報告了一遍。岳青峰點頭稱善，可巧此時彭振國派來報捷的人，也趕到了。便將岳領巫山的情形，以及水陸兩師都分途進攻，也詳細報告了一遍。預算東路上的人馬。

約二日內，皆可趕到。於是岳青峰將渡江進攻之事，全都交給許雲城辦理。前的進各隊，一皆聽雲城指揮。雲城仍然預定明日五更渡江。先鋒軍的人，暫時不動，等到天黑之後，利用暗夜將竹筏滑車都暗運到上游。所選定的地點，於五更天明之前，全要渡過江去。還是東方猛文勇二人，率領前進。又請王雲峰率領兵丁，監視岸上的滑車。接應隊的人，白天就在岸地點整頓竹筏。假作爲要渡江進攻之樣，叫敵人專注意在岸處。等先鋒上岸之後，已與敵人才戰。接應隊在行前進。接應隊仍歸許雲城劉玉瓏二人率領。岸上的滑車，請燕雲飛率兵監視一切。分配完畢。許雲城劉玉瓏燕雲飛三人，即時就到江岸。將接應隊的竹筏，全都調齊一字排開。令兵士們也全上了筏子。只早擺在那裡，暫時全不前進。一直到夕陽在山，方下令進行。各竹筏一齊往江移動。對岸上的賊人看見，果然忙亂準備起來。竹筏方要走到中流，只聽得一棒鑼響。南岸上的滑車，盡皆絞動。將放出的竹筏，又全收回來。天要黑的時候，竹筏上的兵，一同登岸，成起隊伍，回營去了。賊人看着，莫明官妙，以爲是一定等到黑夜，方纔渡江，也不敢撤退。就在江岸上監視着動作，看守了半其。只聽得南岸上有些個響動，並不掌燈火，也看不清楚。一直等到五更，賊人們覺着疲倦了。忽然南岸點起一片的火光，便看見官兵又上了竹筏。似要前進的樣子。又聽得許多槳櫓之聲，打的江面上水花四濺。那響聲，出去很遠。賊人，即到又整備起來。專留神注對面。但見等好半天的工夫，東方微微發白了。並不見對面竹筏上來。那槳櫓之

聲 仍然是連續響了這半天 那竹筏並覺不出離着近來 賊人們正在納悶 不知官兵們作些甚麼 猛然間在右方的上游 起了一起喊殺之聲 從黑影之中 如飛的一般 露出一個官兵 約有三五千衆 爲首兩員大將 一個手挺方天畫戟烏油盔甲 恰似一座鐵塔 一着手持鎧鐵槊虎皮盔甲 骨瘦如柴 這二人正是那威名遠震 勇不可擋當東方猛文彖 帶以那五千精兵 從右翼殺上前來 賊人們一見 便有三分驚胆怯 不知如何渡過江來 到爲是飛將軍從天而降的一般 原來他二人在天黑之後 便將一百名多隻竹筏 偷偷的移隊上游 下令與部下 不准掌燈談話 一切準備好了之後 接應隊這邊 又虛張聲勢的鬧起來 把賊人的注意全引到對岸 又打起槳櫓的聲音 以亂賊耳 賊人在上游並未設防 以爲水面很寬 又在黑夜 決不能急流渡江 就是有渡江的 這邊也可以聽的見 不意被長岸引誘 注意一方 而且昨日由上游把船隻調下來 沒有回去 疎忽了這麼一點 竟被對兵偷渡過來 已將上樣看守木排少數的賊人全被俘虜 賊人只得掉轉陣面 向着右方迎敵

東方猛文彖二人 率領步下 之着的也全是步兵正要一湧上前 只見賊人爲首也是兩員大將 一個生的是淺黃臉膛 長眉細目 穿着一身熟銅盔甲 學下一匹黃馬 手持一杆長槍 那一個生的是面似油粉 白而透亮 兩道濃眉 一雙圓眼 短鼻子大嘴岔 有連鬚絡腮 新剃暴長的黃焦焦一部短胡子 看相貌十分兇惡 頭戴一頂白銀抹額束髮盔 將頭髮全都散撒在腦後頂梁門 洒着一大把紅櫻 身穿白銀鱗魚細鎧 座下一匹白龍馬 手提一

口三尖兩刃刀 那使槍的正是由巫山逃回的抄水燕子周清 這個白臉的便是那穿雲神吼杜羽 他二人催馬迎上前來 並未說話 杜羽敵住了東方猛 周清敵住了文彖 周清看着文彖骨瘦如柴 身體矮小 又在步下 他沒有放在心上 舉槍對文彖刺來 文彖也不躲閃 斜着將鎗鏗鏘往上一撥 只聽得當的一聲 震的周清兩膀發麻 把前手已竟放開 後手狠命的握住 那槍倏的一聲 拋到背後去 槍杆子把馬後骨打的一下子 那馬一驚 周清趁勢一帶 方跳將出去 周清再一看那杆半前半截 被他一拗給擋灣了一段 嚇的周清出了一身的冷汗 心中暗想 這人的氣力還了得 槍被他打灣 又不能用了 只得從腰間抽出那口長劍 方要使用異術 這時候杜羽也是支撐不住了 原來東方猛見他迎上來 一擰方天戟當刺去 杜羽用三尖兩刃刀往外一擋 那知道他沒有撥動那枝戟 幾乎刺上 還仗着他身體靈便 連忙將身子狠命的往右一扭 差不多全離開鞍子 這一個大跨當 方閃過這一戟去 方想回身 那知道他這一戟刺空了 就勢橫着一掃 只有往回一抽 差不多的人就擋不過這三下子去 杜羽看着不好 乘勢來了個鎗裡藏身 就着馬向前一跑 方纔躲過去了 心想這個人的神力 如何敵擋的了 他回頭看見周清也跳出圈外 把長槍扔了 手中拿着一口寶劍 知道也出了毛病 遂抖轉馬頭往回退却 兩人尙未戰到一合 全都敗下去 此時又聽得岸邊轟天雷一陣雷響 賊人又是一陣大亂 原來許雲城劉玉璫二人 帶着接應隊的竹筏 就勢撲將過來 尙未到岸 便對着賊人忽隆便是一片火光 打的賊人亂竄



許雲城劉玉璫二人在前，喊叫一聲，先跳上岸來，接應隊張着一擔上上岸。此時天光已亮，兩方合力往前攻擊，賊人竟站住脚了。清杜羽一人，只帶隊向後倒退。杜羽急了，用手中的二尖兩力刀向地下劃，又向江中伸手一招，只聽得嘩啦啦的一片響聲，江水陡然湧將上來，平地波瀾兇湧，浪頭如山一般。杜羽又向着官兵方向，吹了一口，那水勢直向官兵撲來，官兵一見，紛紛倒退。東方猛文豸二人雖勇，也是無法抵制，只得向後直退。眼看着被水圍住，背後又是大江，無處可走，大家全都着慌。許雲城知道是異術欺人，也無法去破力的，暗障眼法兒，忽又看兵丁們被那波浪一捲，一個個都翻身躺下，昏迷不醒，連大更也吃驚。此時那水相離近，便響着，眼腥臭難辨的氣味，中人欲嘔。正在把心驚肉跳，忽又收的時候，忽覺眼前一晃，片金一閃處，如同打了一個閃的一般，平地水滴水皆無，只見眼前站着一個人，身體仍如同像十五六歲的童子，身穿水合色半截道袍，直達到膝蓋，下穿半截水褲，赤着兩段小腿，光腳穿着一雙麻鞋，看面目面圓圓的如同一張滿月，面色紅腮腹的拾似初生的赤嬰，兩道又濃又黑的劍眉，斜湧天倉連入鬢角，一對有楞的眼珠兒，閃灼的金光，放出一尺多遠，直鼻方口，頭挽着雙髻，前髮齊眉，落髮搭肩蓋頸，背後背着金光承影兩口寶劍，看他雖不過十幾歲的，一個道童兒，只是那神似深雲，靈如秋水，質若團雪，站立如山的一般，笑嘻嘻的立在前邊，一語不發許雲城看見，正是燕顯兒，心中大喜，喊了聲好了，師父來了，大衆也細

異常驚喜 跟齊喊了聲好了師父來了 周清杜羽看了看 並不認識 也不知道怎樣的把法術給破了 看見那道童也不過十歲歲的小孩子 遂一挺兵力向前喝道 你是那裡來的 小孩子 此處不好玩耍 趕緊閃開 恐怕傷了你的性命 一語未完 再向前一看 大吃一驚 那裡是個道童 原來是白髮蒼蒼一位僂僂的老者 看那龍鍾的態度 總約有百歲以上的樣子 手拄着一枝拐杖 向前問道 你這兩個娃娃說的是甚麼 我年老耳聾 聽不清楚 你在講一遍 鬧的周清杜羽驚疑不定 喝道你這奇人 是那裡來的 為何破我的仙法 此時連官兵隊中也是不勝的詫異 全都靜悄悄的站住了脚 聽那老者說道 你兩個娃娃聽一 你這兩個孽障 不遵守你師父的道教的訓教 甘心與一羣妖獸為伍 作惡多端 于定着那小孩子 不明天數 不達時務 不久就要死矣 你兩個娃娃 若再癡迷 悟 恐性一眼前就要難保了 周清聽了 默然不語 杜羽大喝道 休要信口胡說 我先取你這人的命 說着 催馬掄起三尖兩刃刀 照着穎兒劈斫下 穎兒向旁邊一閃 用手中拄的一枝青竿兒 對准他兩臂之下 向上一挑 杜羽便覺着如同打在麻筋上的一樣 身不由主 坐不穩鞍轡 也不知道怎樣 由馬上平空的掉下來 也未嘗摔倒 空着兩隻手 站在地下 手中的刀 早就鐸的一聲 向後飛去 杜羽愕愕怔怔的問道 這是甚麼法術 穎兒笑道 娃娃你下輩的這是一種真功夫 那裡有甚麼法術 說着 向東一指道 你不信 的話 你看你的劫數就在目前了 杜羽回頭一看 大吃一驚 原來白帝城上的守兵 紛紛的敗下

來 並聽得東北上一片殺聲 杜羽急的不得了 恐怕城池要不保了 正是

螻蟻多貪登石柱 螳螂奮勇擋車輪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回八十五回 數尺竹枝挑起兇賊 幾聲長嘯呼散羣猿

話說那穿雲神吼杜羽 被燕穎兒用青竹枝兒輕輕的向他肘下一挑 糊裡糊塗的覺着渾身的酸筋一麻 平空由馬上落將下來 到了地下 站在那裡 並未栽倒 杜羽心中納悶 嘆了

一聲 問道 你這異人 又使的是甚麼邪法 穎兒笑道 你連這個也不懂 還說是邪法

真把你師父周道玄的人 全丟淨了 娃娃我來講給你聽 你可知道那秤桿秤錘的原理 這

就是運動四兩撥千斤 練習內功最初步要知道的事情 你若不向下用力 自然這一根細竹

竿挑不動你這一百多斤重的身體 你這一頭向下用的力越大 那一頭挑起來的越高 與那

用幾兩重的秤錘 能够壓起千斤重的東西 是一個樣的理由 娃娃你明白了罷 這一篇話

說的杜羽面紅過耳 羞惱成怒 大喝道 你人體要說嘴 看我取你的性命 說着 就要

由步下掄刀向前 穎兒笑道 你這個孽障 劫數就在目前 還不知死活的胡鬧 你若不信

你可以回頭看一看 說罷 用手中的青竹竿向東一指 杜羽回頭一看 只見白帝城上自

己的守兵紛紛敗退下來 並聽見東北一帶一片喊殺之聲 不知道官兵過來了有多少人馬

弄這首尾不能相顧 恐怕夔府城失陷 只得跳上了戰馬 也顧不得再與穎兒爭鬥 遂傳令

退兵 穎兒復現出本相 向前一招手 許雲城東方猛率伍哨一聲 殺上前去 杜羽且戰且走 又命周清向前收容白帝城退下來的敗兵 暫且都進入夔府城裡 保守城池 然後再設他法 被許雲城等急急的追趕 一時想退 退不下去 東方猛文多二人 一枝方天戟一條鎗 猶如生龍活虎一般 跳入在人叢之中 左刺右蕩 賊人們若是一遇上 輕者帶傷 重者喪命 殺的賊人亂滾亂竄 杜羽看着實在退不下來 便由那平地裡捲起一陣黑風 刮的官兵都睜不開眼睛 一停頓之間 賊人乘機都爬到山坡上 原來夔府城的城牆 修在了山上 城門口離江岸的沙灘 還有十幾丈的斗坡子 小水的天氣 在江中船上看夔府城 要仰頭向上的 靠江岸的城池 全是如此 恐怕江水太大了 淹進城去 所以都修造在山 上邊 當時賊兵都爬將上去 回頭向下一陣的飛石亂箭 官兵只得暫向後退 許雲城傳令 停止進攻 就接連着白帝城的山脚下 安設營寨 把守住江岸一帶 再看白帝城的山頂上 已換上官兵的旗幟 水師也全趕到 現在那些個船隻 正於灘預石邊 陸續的通過峽口 許雲城已與彭振國凌霄等會面 商量分派各隊 先將夔府城池 圍困起來 此時江面雖被水師完全佔領 因為水流太急 不能搭造浮橋 仍用船隻來往 當晚呂振遠展翼雲彭振國凌霄等 及各位將校 渡江見了岳欽差 由彭振國報告 此次作戰的情形 原來他們這一路的人馬 自從巫山縣出發 凌霄同着苗得雨王友益二人 率領着先鋒隊 向前走的全是些崇山峻嶺 並要時時與江中的水師連絡 幸而相離不遠 所經過的山路 都是險要異常

但是沒有賊人把守，因此來的很快，到了夔府的附近，凌雲更與水師前隊江氏昆仲，及展翼雲雲商議攻取的方法，並派人到前，偵查一切的情形，及偵查回來報告，方知道南岸業已準備竹筏，第一渡江，並未得手，失敗回去，又知道賊人兵守白帝城，當瞭水陸兩方，了個會議，又把所得的情形，對大衆述說了一遍，這時彭張國請大家決定怎樣的攻法，凌雲先說道：「此處萬不可用水師先攻，要知道峽口上的這個滄預石，異常危險，平時船隻在裡走，還要出錯，何況賊人又將白帝城把守，他的意思，就是爲的堵塞峽口，並與夔府城爲犄角之勢，所以先用陸師佔領了白帝城，破壞夔府的要點，然後水師通過峽口，佔據江岸，如此則猶如斬了夔府的十足，入於掌握之中矣，否則船走到滄預石前，正在吃緊的時候，恰受白帝城山頂上的攻擊，再加上江岸邊的人，三方面受敵，如何能夠過去呢？若是過不去，打算向後退，那就更加危險了，這座白帝城，正堵着峽口，與白鹽赤甲相對，那滄預石正在他的山下，白帝城的位置，佔據在夔府城的東南角上，是座很高的山，白帝城使自道，頂上地面很寬廣的，站在山頂上，可以看見夔府城裡，所以說他是夔府的要點，白帝城失陷了，夔府就不容易把守，白帝城的四面，就是夔府的水門，對着江岸，他北面的山下，有一塊平地，是漢光武時候，自稱爲白帝的公孫術，他屯兵的地方，即是夔府的東門外，當年公孫術佔領該地，他看見這山上有個井，向上冒出白澱來，如同一條白虹上天的一樣，所以他就在這山上築起一座城名曰白帝。

城 並且大修宮殿 他自稱白帝城 在這裡作爲他的都城 這地方本來是很緊要的地點 三國時候 劉備在這裡修造永安宮 諸葛亮擺八陣鬧的漁父浦 也離此不遠 可見是上的緊要地點了 這座山的南面 是萬丈懸崖 下臨大江 東面也是亂石牙嵯 無路可川 東西面離然能上去 那山脚下被水冲透 亂堆沙土 而竟也很斗的 只有北面及東北上 有上下的道路 我們可以由東北這一面向上攻打 先將他這座山佔據住了 再說大家聽罷 甚爲有理 於是決定明日一早 凌霄同着苗得雨帶着三千步兵 前去搶山 哈楞額同着王友益帶着三千人馬 防備賊人由夔府東門出來 截住他不讓他去援救白帝城 彭振國親自率帶着大隊接應 凌霄等搶山一切計畫安當 次日四更造賊 五鼓拔隊 走到離夔府不遠 便聽見江岸上有喊殺之聲 知道南岸的官兵 又在渡江 時機恰好 凌霄便催着隊伍急速前進 到了白帝城的東北面上 便去搶山 山上的滾木雷石 向下打的十分利害 凌霄看見傷了許多的人 只得暫時退將下來 此時看看了夔府的東門 並無動靜 不見有救兵出來 知道賊人全數調赴江岸 正在對敵 不暇及此 凌霄看見大喜 便與哈楞額王友益二人商議 請他帶着隊伍 攻打白帝城的西北面 使賊人不暇兼顧 便可得手 於是哈楞額王友益二人 率隊繞至西北吶喊一聲 向山上衝來 山上的賊人急分隊伍迎敵 此器凌霄同着苗得雨二人 率隊努力又搶上來 山上的賊人 兵刀一分 自然不如前次利害 被凌霄二人看了個空隙 三躍兩跳已離着山頂不遠 山上賊人有個頭目在那裡指揮 衆賊

向二人亂箭射來，二人伏在樹後，看個空子便上跑去一段，相離切近，那賊人頭目手持兵器，想帶着兵士來捉拿他二人，不意苗得雨在樹後看的真切，抖手一鏢，正打在那頭目的哽嚥咽喉，立時死在山坡之上。衆賊人跟着一亂，官兵也搶將上來，凌苗二人帶着官兵將賊人殺的亂竄。這時候西北面上的賊人也站不住腳，哈王二人也攻將上來，賊兵紛紛的連滾帶爬，由西面上逃下山去。凌霄等將白帝城完全佔領，一面與南岸過來的官知運絡，一面通知水師前進，官兵佔了東南兩面，賊兵已在城外，不能站腳，算是將夔府圍困住了。彭振國在岳欽差面前，把戰鬥的情形報告已畢，遂商議攻打夔府的法子。岳欽差即令彭振國佔住白帝城，一面率隊攻打東門，令許雲城等保護江岸攻打南門，又令水師直向上游堵截賊人的救兵，各人接受了命令，都紛紛自去準備。夔府的南門外邊向上攻打十分不易，必須要先搶上幾丈的沙土山坡，然後方能到得城根之下，要是被守城的人擊退，連那山坡上全站不住腳，仍要退至江岸的沙灘上，所以南門外邊雖有許雲城之智，東方猛劉玉璫文彥之勇，連攻數回，都被擊退，一時甚難攻破。再說東門外邊，比較南門好攻多了，城牆雖然也是很高，城腳下的山坡傾斜的度數緩了許多，不像南門那樣的斗法，而且通城門口的大道上，還修着一條石級的馬道，上下非常的從容。這時候凌霄帶着苗得雨王友益二人，攻打城池，彭振國親自接應，命哈楞額把守白帝城，昨日退回城內的賊人尚多，杜羽敗退到城裡之後，非常懊惱，便對周清說道：我二人受教主的委託，把守

道道峽口 現在已失去了一多半 要再把夔府城池失陷 川東一帶全都危險 我的決心死守此城池 一面向教主處告急請救 一面設法 再討白帝城 要把白帝城奪過來 敵人在江北岸就站立不穩了 如此慢慢的待援 尚有許多的企望 不然有何面目去見教主 周清是個沒有主意的人 隨便答應 於是二人在城中 便命手下的分教總 及教長之類 率領兵丁到城牆上把守城池 他與周清二人鬼鬼崇崇的整頓戰備 這一天 凌霄等協着三千人馬 來攻打東門 只聽得一聲砲響 東門大開 周清杜羽二人 率隊出來應戰 凌霄只得排成陣勢 出馬對抵 苗得雨敵住了周清 凌霄敵住了杜羽 苗得雨與周清二人 倒殺了一個平手 惟有杜羽當初在三川鎮上本敗在凌霄手裡 現在依然的不見對手 看看又要敗將下去 杜羽作起邪法來 忽然的起了一陣怪風 吹的飛砂走石 官兵都睜不開眼睛 紛紛的向後倒退 凌霄急了將口一張 噴出仙劍 直取杜羽 那知杜羽也把口一張 噴出一道黑氣來 將劍抵住 那劍在空中盤旋不能下去 杜羽還用口直吹氣 凌霄這裡把劍向下一催 他使用力一吹 吹的那口仙劍向後直退 抵觸了半天 凌霄恐怕自己的仙劍受傷 遂收將回來 杜羽順勢將黑氣一吹 赤的一聲 那黑氣引長 撲奔凌霄的面門而來 凌霄一看不好 轉身向後改走 苗得雨被怪風刮的也退回本隊 周清杜羽二人 領着賊人順風趕殺上來 凌霄等無法抵擋 且戰且走 幸遇着彭振國領着大部隊伍趕到了接應 彼此混戰一場 各有死傷 方將賊人驅入城裡 到了夜間 凌霄與彭振國商議 說賊人的邪術



十分利害。須先想破他邪術的方法。殺的他不敢應戰。然後再設法攻城。遂令各兵準備下竹管子的汲筒。又預備些個穢物。等他再施法的時候。這頭將穢水噴打出去。只要將他二人的法術破了。其餘的就不懼矣。到了次日。凌霄仍帶着人馬。近逼城下搦戰。那周清杜羽二人將城門一開。便吹出一陣黑風來。賊人前後跟着。吶喊追殺。凌霄率隊向兩旁一分。正中間苗得雨領着一班汲筒隊。赤赤的將那穢水迎頭噴將出去。果然有靈。那黑風被噴的立時停止。這班汲筒隊着竟有了效驗。使用穢水向周清杜羽二人沒頭沒臉的噴將上來。凌霄又凌着官兵由兩翼夾攻。把賊人殺的紛紛亂竄。逃入城內。將城門關閉。凌霄等直逼城下。被城上的滾木雷石砲子灰瓶盡打回來。因為守城的賊人很多。幾次全沒有攻上去。只得暫時撤退休息。次日又去攻城。不意賊人今天由城上向拋打石頭等類。稍為緩慢。凌霄乘勢率兵逼城下。方攻到城門口。便聽見城裡一片擂鼓之聲。鼎聲皆非常之急。凌霄聽了。心中納悶。恐怕又中了賊人的奸計。方要令衆兵暫時往後退。依然向城門開放。由馬邊湧出一大羣毛人來。轟然一見。嚇了一大跳。仔細一看。原家是一大羣猴子。也有黑裡的。也有白色的。也有黃色的。也有栗色的。大大小小長短各種的猴子全有。石看色猴獼猴戎猴通臂猴長尾猴三面猴六耳猴。還全都拿着兵器。也有爬的。也有跳的。一湧見官兵。只急的支支亂叫。一個個瞪着金睛。伸着利爪。足有一兩萬之多。向着官兵蜂猴上來。跳到人跟前。不是挖眼睛。就是咬脖子。還伸着利爪。要抓人的心口及肚腹。官兵

不備用兵器 打死一兩個 無奈爲數太多 大遭其困 一霎時被這羣猴子 連抓帶咬 然了許多的人 眼見得不能抵擋 只得向後奔逃 那猴子們還是不捨 急急由在後緊追 傷兵也跟在後邊 一直的跑到白帝城的山下 眼看着就要追上山來 連彭振國的接應隊也 賊抵之不住 傷了許多的人 賊人們在後面緊緊的驅逐着猴子上山 要是一趕上山 官兵方面就前功盡棄了 正在危急的不得了的時候 那守山的哈楞額 急中生智 命衆兵丁趕緊將吃食的東西 搬將出來 各兵一齊將那食物向遠處拋擲 果然那羣猴子們 一見吃的東西 不再向官兵追逐 都去亂搶吃食東西 哈楞額遂令火槍隊所放 排槍 轟天震地的一陣雷聲 那猴子們被打死了也不少 猴子們被一聲一嚇 方轉過頭 來 向河跑去 賊人們雖然不受猴子的抓咬 見他們向河跑 也是不敢攔擋 被他們給衝 的亂七八遭 賊人們本想跟着跟搶奪白帝城 無奈官兵的火槍利害 也只得跟着猴子們退 回城中 這一陣官兵死傷的足有一兩千人 大吃其虧 幸而哈楞額想出這種救急的法子 不然白帝城一定的不能保守了 這情形是非常的危險 賊人使用猴子的方 也是杜羽弄出 來的 他在平時看見這座巫一帶的山中猴子 非常之多 一羣一羣的全都是成千累萬 他 便想出一個主意 在山中修造了許太單間的房屋 門口都安設着神邊放着許多的吃食東西 起初猴子們看見 不敢進去 然而又捨不的走 越聚越多 都圍着門口 向裡伸頭觀看 後來有胆子大的 跳進一個去抓抓住一點東西 便向外跑 跑出去蹲在一旁 吃的是津

津有味 其餘的猴 圍着他看的涎涎直滴 實在忍不住了 也跳進去抓一點吃 如此漸漸的胆子都大起來 忽的一聲 全搶進去 亂搶亂奪 此時駭怕的心 全都忘了 及至搬到後來弄翻了機關 鬧版落下來 全在關土房子裡出不來 那鬧版上有小窟窿 恰好伸出一個猴子頭來 人來了看見伸頭的猴子 一刀先將他的猴頭斫下來 那死猴子落空屋裡 其餘的猴子一看見流血 都嚇的雙膝點地跪在地下 兩隻手掩蓋着眼睛不敢看 遂後人將門那開 一手拿刀 一手拿着隻雞 將雞一殺 把那流的血向猴子門一淋 鷄子扔在地下 弄雞在地下又流血 又撲啦撲啦的鬧 嚇的猴子們抖作一團 運動也不敢動 遂後一個一個的叫他們全都排起來跪好了 每個頭上放一塊石頭片 告訴他們不許掉下來 若掉下來就把頭殺了去 嚇的一個個雙手捧着石片 兢兢業業的頂着 人遂鬆將出去 從小孔中向裡偷看 見有靈巧的便將石片拿下來 向四外觀看 那呆呆的一動也不敢動 人在外邊要計清楚 把靈的分在一旁 你教甚麼他全都能够學會 那笨的竟無論怎樣教法 他總是學不會的 但是笨的也不能放 若放了這山上的猴子 一個也捉不住了 因此要作損德的事 將笨的全都殺死 恐嚇那些靈巧的 好叫他們不敢胡鬧 聽人的話 杜羽令人在各山上 如此的收捕了許多的猴子 弄到夔府城裡 放在一個空閒地方 把他們飢餓起來 然後用草紮成人形 給他們穿上兵丁的衣服 眼睛上脖子裡肚子裡都放上吃的東西 等猴子餓急了 將草人排起來 將猴放出去 叫牠們連挖帶撕 吃草人裡邊的食物 如此教練慣

了 又教他們拿着刀槍 先將草人斫倒 然後再吃 所以這一次官兵攻城 他預先將猴子們飢餓了兩天 由城門口放出來 見官兵就急了 緊緊的追趕不捨 是爲的要吃東西 杜羽想乘勢將白帝城搶回來 不意哈楞額一拋擲食物 自然將猴子們止住 又一放火槍 如同打雷一般 方將他們嚇的跑回去 杜羽見這一次沒有成功 連人帶猴子 全都收回城裡 又設法教練 預備下一次 同賊人一齊使用 再加上施禮法術 使官兵顧不過來抵擋 一定要將白帝城搶奪回來 彭振國等吃了一大虧 便將這情形報告大營 說賊人使用猴子傷人 並請示燕穎兒設法破他這猴子障 此時可巧白道源到五台山送信回來 說悟塵隨後就到 超凡祖師說若到了要緊的時候 他還要向大營送一蹶呢 岳青峯聽了大喜 正與白道源洗塵 恰值彭振國來報告賊人 使用幾萬猴子傷人的事情 白道源聽了 不由的心中大怒道 這羣惡人 太己的做惡多端 待我去看一看再說 白道源與彭振國一同到白帝城 與大家見面商議 遂令苗得雨率兵一千 埋伏城門口之左 王友益率兵一千 埋伏城門之右 俟賊兵追到城外 你二人就勢襲取他的城門 並斷其歸路 一面通知許雲城等 要見東門外有喊殺之聲 一齊努力攻城 凌霄仍率二千名官兵 直搗城下搗戰 白道源隱在隊伍之內 若賊人放出猴子 則急向後退 哈楞額仍然把守白帝城 彭振國率領大隊接後應 各處全都準備妥當 單說的凌霄率領着隊伍 直至城下 周濤杜羽看見官兵又來挑戰 杜羽道 這一羣殺不盡的東西 竟敢前來 今日非將白帝城搶回來不可 遂下令准

備一切 大開城門 仰然是那羣猴子在前狂奔上來 官兵一見 急向退 杜羽在前催動兩翼的賊兵 擁着那猴子直追上來 看看的又快追到白帝城的山下邊 杜羽下令叫兩翼的賊人 好好的防備 此次擁定猴子們一氣要湧上山去 那羣猴子 正牙伸爪的向前追趕 猛然聽得官兵隊中發出一種聲音來 起初是嗚嗚支支叫了幾聲 如同說話 又如同猴子叫聽聲音 那些個猴子們 聽得都站住了脚 不往前追 一個個都側着耳朵細聽 正在細聽之間 又由官兵隊中發出一聲長嘯 這種長嘯的聲音 若在那山高月小露冷風清之際 令人聞之真可酸淚頻滴 迴腸欲斷 驚迷用者之夢 喚回旅客之魂 聲音過處 大眾都忘了正在沙場 一個個都是毛骨聳然 說不出心中發生了一種感慨 人猶如此 何況那一羣猴子 一羣一堆的都擠着蹲在地下 嗷々唧唧的也不敢大聲叫喚 這時只見由官兵隊中走出一個身體矮小白十餘齡的考道士來 只見他仙風道骨 舉趾飄然 遂使用那仙傳的長嘯 有十二個嘯法 嘯出那十五章中之第六頭 即是巫峽猿音 這幾聲長嘯之後 真如同猿 鶴唳 響遏行雲 那羣猴子聽得 便都跳身來 接起了一片的嘯聲 嘩啦啦都跳到老道爺跟前 一齊都俯伏的跪在老道士的周章 唧唧呱呱如慕的一般 老道士遂又長嘯了幾聲 那羣猴子都跳起身來 四散奔走了 正是

短蕭吹散八千士

長嘯呼歸數萬猿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六回 長嘯一聲摧破空城 短兵再接進攻雲萬

說說古人有一種技能 名叫作嘯 這個嘯裡邊的學問非常之深 講究也非常之多 發聲也非常之難 早就失傳 成爲絕響 在下道聽途說 自己也不知道對不對 始且寫出他來 作爲一個恭考 大凡人的氣激於喉中 出聲很濁的叫作言 若激於舌出聲很清的叫作嘯 嘯若得妙處 能够感動禽獸 通達於萬靈 而且可以探天地之正 養己身之和 保持其長生不死 也是修道裡邊的一種技術 據說自古王母娘娘傳於南極老人 南極老人傳廣成子 廣成子傳風后 風后傳嘯父 嘯父傳務光 務光傳堯 堯傳舜 舜把這嘯的聲音演成了琴 從此遂絕傳了 後來晉朝的孫登阮籍得着一點 也會不全 再向後 連會一點的人也不多見了 按這個嘯 在唇齒喉舌的發聲 可分爲十二個法子 以裡其蘊精深一時也說不完全 因爲學習內功的人 除去學劍彈飛行之外 還要學習靜坐 以養其神 學習長嘯 以舒其氣 故在下把他寫出來 以備參考 閒言少叙 書歸正傳 當時抄水燕子周清 穿雲神吼杜羽 將雙府東門開放 領着幾萬家猴子 追趕凌霄 眼看又追到白帝城的山脚下 那白道源便從隊伍之中 走將出來 幾聲長嘯 他嘯的正如同嘯譜上的第六章巫峽猿音一個樣子 那一羣猴子聽見 都跪在他的身邊 接聲而嘯 白道源對地們又嘯了幾聲 這羣猴子都爬起來 一閃而散 全跑回山中去了 此時杜羽在前邊跟着 一見這種情形 幾乎將肺氣炸 他費了許多日子的功夫 不意被人家只嘯了幾聲 一個也沒有留下 前功盡棄了

他如何不氣，遂縱馬向前，掄動三尖兩刃刀，大喝道：「何處來的野道，敢破我的妙法，說罷掄刀便斫。」白道源哈哈一笑，孽障，你死在目前，還偏強若此，遂抽劍相迎。白道源是跳躍如飛，忽左忽右，一時威登在他的馬後骨上，一閃之間，或從他馬肚子底下攢過去，他若向下一俯，便從他頭頂飛過來，鬧的杜羽手忙腳亂，無法迎敵。他遂撥轉馬頭，向回跑了一段，看白道源由身後追來，他便扭身向着白道源的頭頂一張手，只聽得咕隆冬就是一箇掌，雷劈面打來，再一看白道源踪跡皆無，不知道向何處去了，忽聽得後面有人喊曬，急忙回頭，只見白道源方持劍斫下，不知道幾時他跑到身後去了，嚇了杜羽一身冷汗，急用三尖兩刃刀將劍隔開，想自想道：「運掌心雷不能傷他絲毫，此人本領在我之上，必須設法將他除去。」遂惡狠狠的向白道源應戰。白道源看着杜羽非常的兇惡，不如早將他斬首，以免後患。遂將口一張吐出仙劍來，勢如長蛇，飛奔杜羽的頭頂，杜羽並不着慌，也將口一張噴出一道黑氣，將仙劍抵住，二人極力爭持，那口仙劍就是在空盤旋斬不下去，凌霄在旁邊看着發急，想助白道源成功，也從暗地裡吐出仙劍，一直向杜羽心窩刺去，那知杜羽已竟看見，便將口中黑氣一分，又將凌霄的仙劍也抵住了，他力敵兩口仙劍，毫無懼怯。周清在後邊看見杜羽迎敵有點吃力，他遂平地裡捲起一陣黑風，風中有好些個箭石，向着官兵的頭頂打來，官兵一見，吶喊一聲，就要向後逃走。白道源見兩個賊人如此利害，仙劍又被抵住了落不下去，眼看着黑風已竟要吹到跟前，白道源急了，將右臂一幌，放出那

二口除怪劍來，化作一道金黃色的霞光，立時把那黑風氣全都穿破在金光之中。黑風中化  
的身形，如同一個大黃蝎子，前有雙鉗，後拖長尾，向前飛行之間，金光四射，黑風立時  
停止。那道金光照定周清的頭頂，除怪劍就要飛將下來。周清覺着渾身冰冷，毛髮森立，  
喊聲不好，立時也不顧杜羽，跳下馬借土遁逃走。那除怪劍如同有眼睛一個樣，見周清逃  
走，赤的一聲，旋轉過來，飛奔杜羽。杜羽此時口吐黑氣，正抵擋兩口仙劍，忽然來了一  
道黃光，向着黑氣一冲，正合以土剋水之象，黑氣早被照化的無無影無形了。那三口劍一  
齊向地飛來，杜羽也不暇顧別的事情，由馬上一躍，摔在地下，就勢一滾，便不見他的  
形影，也借遁術逃走了。白道源凌霄二人，只得收回仙劍嘆道：兩個妖賊真是利害，讓  
他逃走，難免後患。二人先指揮眾將，向賊人殺上前去，使人大喊道：妖賊已除，投降的  
免死。那些賊人見主將業已不見，一直的向城門口退回，忽聽城中一片亂喊的聲音，如同  
潮水沸騰澎湃的一般，知道城中已出事，方走到離城不遠，猛聽見左右兩旁喊殺之聲，  
又有兩枝隊伍殺將出來，攔住了歸路。因為杜羽想奪取白帝城，所以帶出來的，這枝人馬  
足有三四千衆，人數雖然不少，只是蛇無頭不行，何況賊官兵前後圍住，就是有許多小  
頭目，也統轄不起來。遂大喊一聲，往北崩潰，有跑不及的都扔下兵器請降。彭振國由後  
面趕到，將兵合在一起，急令向城門進攻。此時東門無主，並未費事，已攻進城去。可巧  
東方猛文勇二人，也將南門打開，殺進城來，還有許多的賊人，在街上堵着巷戰，因為他



們還不知道東門外邊的勝敗，所以極力的抵擋及至彭振國等殺進城來，方知大勢已去，遂由西北兩門逃走。原來南門外邊許雲城等，接到彭振國的通知，遂將部下集合起來，極力的鼓勵他們，擬定本日非將南門攻破不可。於是東方猛同文彖二人，商議各自挑選了五百精壯，都帶着藤牌防備。他兩個人另外尋找了兩塊鐵版，如同半截大門扇一樣，在後邊拴好了，挽手跨在臂上，換上輕便的短甲，右手持着戟槊，率領一千精壯，吶喊一聲，一直的攻到山坡之下，然後二人舉着防牌殺上山來。上邊的矢石如雨，都打在防牌上，一點也打不動他們。二人領着人衝到城脚之下，只見城頭上的人，拚命的下抵擋。東方猛向上看了看，城牆並不甚高，遂縱那防牌掛在左臂以上，兩隻手將那方天畫戟用力向地上一拄，騰身飛起，用一隻手扒住了女兒牆子，右手的畫戟，伸向前邊一揮，隨勢翻身跳將進去。人們看見來的是東方猛，沒有不怕他二人神勇的。忽啦，後一閃，文彖也跟着跳將起來。賊人們一看，這兩個生龍活虎又來了，紛紛的向後倒退，向率領賊人的一分教總看見跳上城頭，祇有他兩個人，遂提着一口刀，向前殺來。文彖大怒，舉起鎮鐵槊，照着他頭頂砍起一下。那人還想用力來架，那裡能架的住呢？猶如千斤的泰山壓頂的一般，只聽克查一聲，連刀帶人砍在地下，變成一堆肉醬。賊人們看見驚呼了一聲，便沒有一個敢再向前。城下的一千名精壯，此時既不受敵人的打擊，乘勢也爬上城頭，向下越援引越多。一刻功夫，全都上來。東方猛文彖看人已上齊，遂率領着一千精壯，殺向城門。這一枝戟一條槊，竟無

人敢來敵黨。文彖殺到門往城裡。舉起鐵槊只一下早將這鐵鎖帶橫門一齊打斷。將城門開放。外邊是許雲城劉玉璫二人。李領大隊接應上來。城牆上的賊人見城門已破。退到街上。還想抵擋。那知道東門也是如此。泗兵也殺將進來。他們方知道主將已敗。遂紛紛的西北兩逃去。許雲城與彭振國分兵一面搜檢賊人。一面將本城的紳士請出來。安撫人民。白道源見隱府已完全佔領。賊人已逃。大局相定。遂告辭仍回中軍。彭振國許雲城即請白道源便報捷。並請岳欽差將中軍移住城裡。以安人心。當晚岳欽差遂將中軍移住到城內。這才犒賞軍士。擺酒賀功。並商議向前進攻的方法。大家當晚議定。明日大軍合並一起。命彭振國率兵二萬作爲前軍。凌雲劉玉璫苗得雨王友益哈楞額東方猛文彖隨同前軍。東方猛文彖二人率兵五千爲開路先鋒。岳青峯率領中軍。燕穎兒白道源許雲城王雲峰周雲鳳燕雲飛及一班諸將。隨同中軍繼續前行。又令羅玉柱率領一萬人馬爲後合軍。李廣義龍應時張玉書張念慈李貞娘管理後方押運糧草。並辦理奏應公文等事。水師仍然照舊一切分配妥當。休兵三日。便令東方猛文彖二人率領先鋒隊與江中的水師前隊江濤江涵二人。水陸互相連絡。一齊出發向雲陽縣城前進。雲陽地方是個靠江邊的小縣。離夔府不過一百多里路。路裡並無精兵猛將把守。不過賊人派了一個教長。帶着千百名兵丁看守城池而已。聽見說夔巫已失。官兵大隊前來攻打。早嚇的不敢迎敵。率領着賊人已往萬縣去了。及至東方猛文彖江濤江涵趕到。賊人已竟走了一天多了。東方猛文彖二人

進城 安撫百姓 江濤江涵清理江面 各自派人向後報捷 彭振國率領前軍 進駐雲陽 呂遠振也率領水師各隊一齊到來 大家都安瀾已定 派人向前探聽賊人的情形 沒有過兩天 探子回來報告 說到賊人的教主于定一 知道夔巫不保 雲萬危急 便派飛天夜叉 魏熊兒爲水遠都教總 率領水師約有五萬 船隻大小一千餘艘 教主于定一 隨後他親自率領大兵十萬 戰將千員 也沿江而下 打算先討川東 彭振國急將這情形轉報中軍 又有探子來報說 萬縣地方很大 城池繁富 賊人屯兵約有兩三萬之多 派來的大首領 也是個都教總 姓馬名道風 此人武藝高強 又會術法 原定于定一的大徒弟 率領重兵鎮守雲萬一帶 前日雲陽的那個教長 不戰自退 馬道風大怒 將那教長要立時斬首示衆 後頭賊人們求情方纔寬恕 馬道風就要率領大兵前來討雲陽 彭振國得報 便與呂遠振商議道 這雲陽縣城太小 若等賊人來攻 不甚便利 不如我們起兵趕上前去 就勢攻取他的萬縣 呂遠振也很以爲然 展翼雲呂飛霞聽說萬縣的守將是馬道風 他二人便跟着水師前隊到前邊去看一看 於是劉玉芙文玉蓉二人 也要隨同前去 他四人與江濤江涵弟兄二人 率領大小船隻二百餘艘 向上游前進 隊師方面 彭振國命東方猛文彖二人 率領先鋒隊向萬縣進發 又命凌霄劉玉瓏二人 率領二千馬 趕着先鋒隊續進 彭振國自率大兵接應 再說那守萬縣的混世魔王馬道風 自從逃走 趕奔回去 見了教主于定一 哭訴一番說道 也是被武當門下 將廟宇抄毀 並將白臉狼劉道紀斬首 于定一聽了 也

很生氣說道：武當的門下，何故屢次與我們作對？好在我們就要起兵，報仇的時間也就不遠了。劉道紀有個兄弟，名叫劉道綱，聽說哥哥被人殺死，放聲大哭，他就要去與他哥哥報仇。後經于定一再三的勸說方纔止，問其本心，那裡是要與哥哥報仇，這個劉道綱也拜在于定一的門下，學了許多的術法。若論本領，實在比他哥哥白臉狼劉道紀高的很多。二是生性也比他哥哥淫兇萬分，只因他面目生的韶秀，又很聰明，在于定一跟前，說一不二。所有你本領，都是于定一口傳心授，所以比他哥哥高了許多。他在外邊，一者仗着自己的本領與法術，二者又有神聖教的禱力，是無惡不作。這一次，于定一派他同道馬道風二人鎮守雲萬，這兩個怪物到一起，更加相濟爲惡，狼狽爲奸，衆人送他一個綽號，叫出面瘟神劉道綱。當時二人正商議要起兵去討雲陽，忽接探馬報道，說官兵大隊已分水滸前進，要來攻打萬縣。玉面瘟神劉道綱聽說，大怒道：來的很好，我正要找上前前去，不意他們倒自來送死。混世魔王馬道風說道：賢弟，不可性急輕敵，我聽見官兵之中，有武當的門下，能人很多，我們不如設法自守一面，催請教主率大兵前來，與他們見個勝負。劉道綱聽說，大笑道：師兄爲何忽然胆怯起來？前日你還說領兵去討雲陽，此時敵人來了，你怎麼反倒害怕起來？就是有武當的門下，更好與我哥哥報仇。這一句話問的馬道風面紅過耳，答不上來。正是：

只爲片言遭覆敗，更因一戰失雄城。

武當劍俠傳【卷十二】

武當劍俠傳 〔卷十二〕

八四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武當劍俠傳卷十二集終

